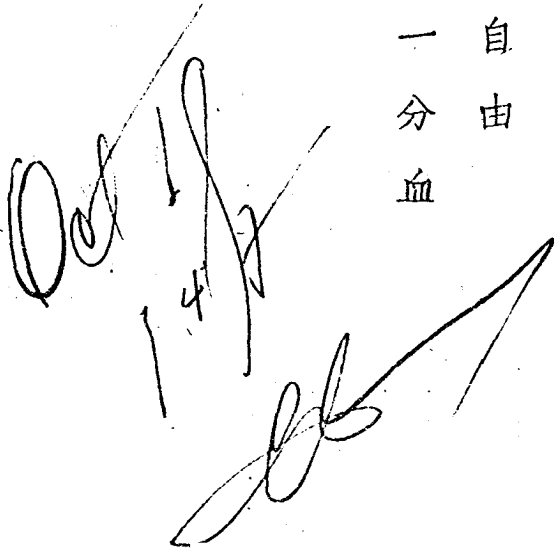


編會台聯系院學大京北

一分自由

一分血

A large, stylized handwritten signature or scribble, possibly containing the characters '14' and '14', written in black ink. The signature is highly cursive and overlaps with the text '一分自由' and '一分血'.

目次

這就是北大.....	一
——獻給新同學	
北大一年.....	四
所謂「正義聯合會」.....	十七
抗議非——捕.....	十九
記「五四紀念週」.....	二十二
風暴裏的宣傳隊.....	二十六
「六二」在民主廣場.....	二十八
一年來的文藝活動.....	三十
歌唱得更響亮.....	三十二
一年來的戲劇活動.....	三十四
生活剪影——	
三院一角.....	三十五
大學二年.....	三十八
職員，教員，工友，學生.....	四十一
在工作室.....	四十四
學習與遊戲.....	四十八
招待工友晚會.....	四十九
灰樓.....	五十二
體育課.....	五十四
原來如此.....	五十五
生活在羅道莊的人們.....	五十七
北洋平部與本校工院合併的經過.....	五十九
先修班一年來的生活.....	六十一
北大的社團.....	六十三
一年大事記.....	
編後感言.....	

「五四紀念」
 海關與警察
 一五五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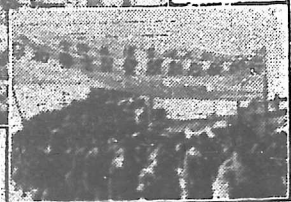
「二六」在民主廣場



「去出兵國美」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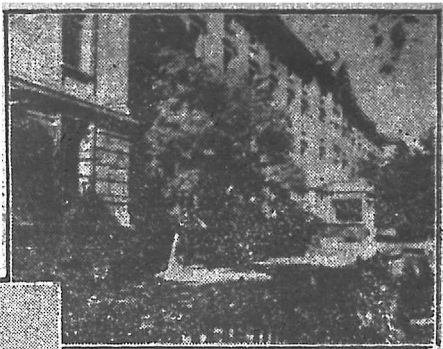


「反內戰，反饑餓」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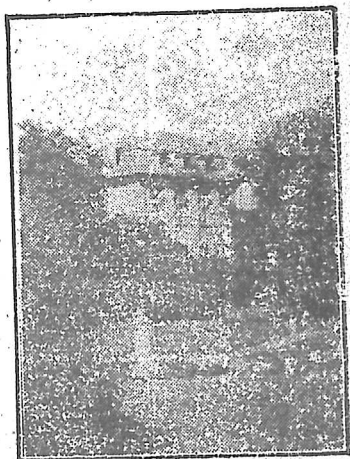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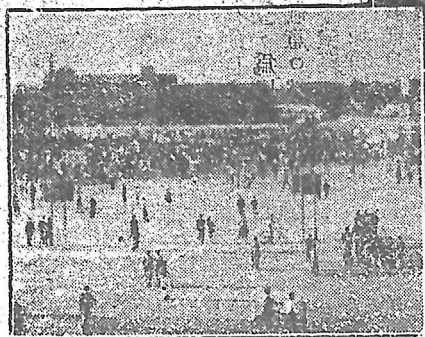


——製攝會學友南——

樓灰和場廣主民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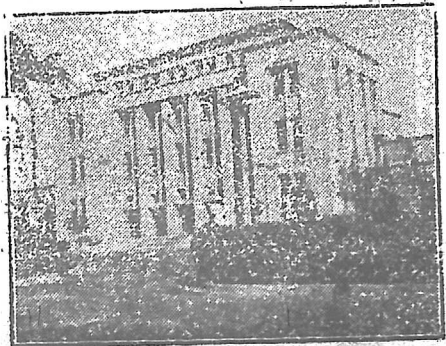


樓紅个



个農學院

个理學院



个院學醫

這就是北大

——獻給新同學——

牠沒有圍牆。牠的大門也不够堂皇，而且正對着大街。你說，這不是很不安靜麼？是的，牠是很安靜的。難道你還想很安靜麼？在北大，很少人才要很安靜的。

你看這座紅色的巨大建築，牠便是紅樓，「五四運動」的司令部。我們可以想見；那時候我們的同學，爲國家的獨立，爲民族的生存，他們如何埋頭苦幹，奔走呼號。這是北大的光榮。提起紅樓，我們不由得激起崇高的敬意。然而，我們也記得，敵偽時期，牠又曾經作過日本憲兵隊部，多少無辜的我們的兄弟姐妹屈死在地下室裏。假若今天誰企圖姑息殘酷的敵人，假若今天誰寬容了罪惡的漢奸，我們要站出來，只看這無敵的冤魂的份上，我們反對他！

通過紅樓，我們身前是一個大廣場。括風的日子，這里騰起濃厚的灰砂；冬天，這裏壓着一尺多深的白雪，夏天，這裏或者積着雨水或者長着青草。然而，就在這廣場上，我們天天鍛鍊身手。「一二·三〇」，「五·三〇」……我們的鬥爭的隊伍，在這兒集合，從這兒出發。這是自由的苗圃，這是不甘做奴隸的人們所歌頌的聖地，而因此，牠承當了一個高貴的名稱——民主廣場。這就是，我們一眼就望見的寫在前面那灰色樓房上的那四個大字。那灰色的樓是女生宿舍，叫做灰樓。我們的綠色白字的民主大旗就在牠的頂上凌空飄盪！

向前走吧。這邊橫着一列矮牆，總有許多人在讀滿粘着的壁報——有勇敢的吶喊，有沉痛的呼籲，有悲憤的控訴……也有無恥的謊言（雖然已經很少了）。這是民主塔？不錯，民主塔，我們的號角，我們的播音機，我們的真理的講壇。誰有意見，誰都可以在這裏發表。再向前走吧，我們到了第二座灰磚的建築了。這是北樓。整年來，牠沒有空閒過：「抗蔣美軍暴行」，我們在這裏集合，在這裏工作，也在這裏受破壞，受迫害。「反饑餓，反內戰」，我們也在這裏集合，在這裏工作；「助學運動」，我們的工作室



也是在這裏。……接連不輟的活動，給他充滿了熱情，充滿了活力。請進去吧，我們在此學習，在此工作，在此得到進步。

如果我們向南再拐向東，經過了半掩着的綠色小門，我們是走進總辦公處了。這裏就是有名的「松公府」。房屋漆得朱紅碧綠，鑲金彫花，陳列盆景，又是古色古香，又是鮮艷奪目。有不少的人在這裏忙著「等因奉此」，也有不少的人在這裏盤算着要花樣。你若推開那些「處」的門，你將立刻感到那股迫人的官派。但你稍微留心一下，你便發現同學們為爭取「合理」，竟毫不畏懼的在那些處內拍桌子！讓我們走進最裏面去，那裏有一座「子民紀念堂」，但門經常是關着的，同學們很難得走進去。我們只有站在玻璃窗外，瞻仰一下蔡先生的畫像。再看看那些沙發，那些地毯，……這就夠了。

讓我帶領你進圖書館。你看見擺在閱覽室入口的「古董」麼？我們的毛館長對這些古東西頂感興趣。這裏多的是線裝書，毛館長還怕不夠，一車一車的購買回來。什麼列女傳之類，可惜除了他老先生大概還翻一翻之外，恐怕誰也用不着的。關於社會科學的書，據說有很多堆在一間房裏，還沒有編出來，更不要說添置了。你要借書，站上半個多鐘頭，得到的回答總是「借出去了」。所有的報紙雜誌，多半陳舊破爛，很有資格作古玩的。而且都「沒有問題」。所謂「有問題」的，像文萃，羣衆便是。毛館長當然不會訂，人家「贈閱」一份，他也「原封退回」。對這位毛先生，我們會有過懇切的建議，也有過嚴厲的質問。但這都歸無效。他只知道「高價收買古書」，他的尊貴的耳朵，只裝得住「校長說……」。夠了，我們不說他，像這種寶貝，北大有的是，還不懂他一個。

我的朋友，這就是北大。

就近，我們到地質館去看一看。那裏很精緻，很整潔，很有點西洋的風味。

然後，我們順着景山東街走，你看見街的盡頭都不遠處，有一個佈滿綠樹的小山。樹叢中矗立着宏麗的亭閣。那就是景山，崇禎皇帝在那裏自縊的。她也是我們學校的一部份。學校準備在那裏設立博物館。現在，我們到了理學院。在這裏上課的同學都是够忙的。但對民主工作他們也一樣熱心。這裏的每一個房間，不管是空着抑或有人在，都是靜靜的。不要打擾他們的實驗，我們到那青綠的草坪去休息一會。

「五，一」科學晚會在那裏舉行，一位可敬的先生喊出「科學要屬於人民！」聽衆的掌聲像雷一般地響。如果是春天，這裏白的杏花紅的桃花開得最燦爛。

理學院的隔壁，便是西齋，一部份男同學的宿舍。還有一部份男同學住在北河沿第三院。總括這些地方，叫做沙灘。「六，二」那一天，沙灘是被沙包被鐵絲網被荷槍的軍警和徒手的或持棍的便衣密密地包圍着。

還有我們的醫學院呢？醫學院在西城西什庫後庫，其德醫學的學習，標本的製藏都在那裏。有一所附屬醫院在背陰胡同，不久準備遷移到西安門大街，我們可得到半價優待。

還有我們的農學院嗎？農學院在羅道莊。北平西郊的小村落。那裏確實很清靜的。有一大片農畝，足夠我們的同學學習耕作的。因為跟別的學院距離比較遠，我們之間很是生疏。但是，在大的運動里，在大的目標下，我們的步伐是一致的。

還有我們的工學院呢？工學院在西門龍翔胡同。今年七月我們原來的跟北洋平部合併了。因而，我們的工學院規模更大了。我們的同學也就更多了。

你說：單從校舍看，北大不是很散麼？是的，就是這樣散，也就是這樣大。

吳淦說：你聽過「北大老」，但現在，你看見同學們匆匆忙忙，孜孜不倦的，那兒有一點老態？但他們的生活是不是都嚴肅和緊張呢？當然不是全都一樣的。有時候在深夜你可以聽到搓麻將的聲音，或者，你還可以聽見一些更荒唐的事。有什麼辦法呢？他們就有「本領」進入北大來。

我還要領你到宣武門附近，到我們的第四院和第五院去。這兩處都是在復員後「接收」來的。第四院原來是民初的參議院。曹錕就在這裏召開過國會，而選總統。這一齣鬧戲，想不到二十多年後的現在，還有人準備改編上演。當我們走進這寂寞的會場，想起那時的「議員」們，我們不禁暗然失笑。而現在，牠成了我們的大禮堂。就在那裏大的「主席台」上，我們以雄壯的歌聲抒唱人民的苦難和欣快；以戲劇來表現對現實諷刺和讚揚。在這裏，我們多集會一次，我們便多加增一分力量。

這學年先修班同學就是在這裏上課的。至於第五院，除了那看門校警的幾間宿舍外；其他都荒廢着。

這是北大。

你是否滿意？抑或你失望了？不管你滿意抑或失望，北大是我們的。讓我們再握一次手，從此，我們是一家人了。那末，你就不能因滿意而怠慢，更不能因失望而灰心。來吧，爲我們的北大，我們努力呵！

北平一年

一

北大復員了一年，這一年歷史的內容是豐富的。首先，我們應該描繪一下復員後初期的北大。

去年的雙十節，胡校長在開學典禮上開出一張支票，十年之內北大成爲世界第一流大學。這實在令人興奮，然而當我們再看看我們的周遭，這興奮卻不得不消失了。

我們必須說，我們非常相信胡校長的支票；但是我們却非常懷疑今日的政府是否真的在辦教育？再看看北大呢？那時正是南北同學匯合的初期，正是有人散佈南北同學相岐視的謠言企圖製造分裂的時候。我們還記得吧！什麼「聯大」罵「臨大」偽學生；什麼「臨大」說「聯大」囂張和自傲；我們也還記得一些故意被製造得滿城風雨的「黃白之爭」和「公費問題」吧！我們得承認，南北同學由于多年環境的不同是有一些差弊。一般說來：南方同學較北方同學年青，熱情，和活潑；而北方同學則較南方同學沉着，謹慎，和樸實。但這差異並不能隔住青年們，阻止彼此瞭解和友誼的成長。這差異正可溶合，互補長短。以後的事實也正証明了這一點。年青人本是一家人，年青人的熱情填平了某些人有意挖下的鴻溝。不過那是以後的事情了。

最初的北大是沉寂無聲的，壁報稀少得可憐。每個人的心扉緊閉着。彼此不敢敲問，雖然誰都想要打開。在一起不敢談國事，看文匯報是偷偷地；一茶館小調一成了禁曲，無奈何，大家特別愛好起繞着鬚鬚的「古怪歌」了。北大瀰漫着猜疑和恐懼，於是每個人的心胸氾濫着寂寞和失望。於是在第四院的牆上出現一張充滿着愛與恨呼號的佈告：題目是「北大，你不能這樣！」

我們可以想像出早期復員後的北大，同學們是如何在阻撓中怎樣暗暗地互訴心曲，但我們無法描寫出陌生的人怎樣一步步的靠近和攜手。我們只能從結果看出：我們看見在抗議美軍暴行運動中大家是如何團結在一起。

在抗暴前不能說沒有做民主運動工作，但我們得承認：對於九月五日曹桂明同學被美軍槍擊的抗議；和響應美國人民的一美軍退出中國週，那只有聯大復員同學會，臨大第二分班，燕大諸團體參加，並未展開成爲一個運動。民主工作成運動廣泛地展開，那是在抗暴以後了。

二、

「一二，三十」抗暴運動是這樣開始的。

當沈崇同學被美軍強姦的消息証實後，沉寂的北大動盪起來。每個同學都氣憤地談論這件事，每一個鐘頭在今日被稱爲「民主牆」的上面有新的東西貼出來。那激昂是無法形容的。

反動派在這時做了些什麼呢？

他們先是對銷消息，繼之則誣蔑與恐嚇。有一個叫做「情報網」的，竟說沈崇是共產黨的女幹部。故意引誘美兵，用這苦肉計來製造事件。同學們回答這些的是更大的憤怒。牆上貼出大字的呼號：「奴性的才不反抗？冷血的才不憤怒！」……

同學們在憤怒；然而北大是散漫的。北大沒有組織——沒有自治會。但是既然人人的願望相同，於是也就立即組織起來，補救了這缺點。史學會臨時召集了全校各系級與各社團大會。立即產生了抗議美軍暴行籌備會，工作便立即展開來。

因此，我們可以說，抗暴使北大同學第一次了解到沒有組織的痛苦，同時大家也明白，這就是因爲陳雪屏訓導長的德政。用他自己的話說：「在教育上是失敗了，可是在政治上却是成功的。」

以前大家要團結，要了解，但却不知如何團結，如何了解。好了，「抗暴」使北大有了團結的內容，「抗暴」使同學們在工作中取得信任，進一步的真實地開始瞭解了。

抗暴是一面鏡子。它照出了某些「同學」內心的骯髒。我們該沉痛地記住北大在十二月二十九日是四十八年來第一次被搗毀；少數校內特殊份子配合校外特務破壞了系級代表大會會場，侮辱了北大民主自由的靈魂；我們該沉痛地記住三十日的早晨某些「同學」還公開地侮辱了具有中國士大夫最後優秀正氣不屈的氣質的向達教授；也就是這般人還厚顏的組織什麼「正義聯合會」想魚目混珠，混淆視聽；我們更該記得這些人爲什麼敢這樣囂張和大胆？我們也更該記得陳雲屏訓導長是在那時不遲不早的「病」了！

這些沉痛的回憶現在讓我們全變爲歡欣吧！北大的靈魂是倔強的，北大的靈魂是和向達先生一樣凜然不可犯的。那些特殊學生在抗暴以後就不敢再公開演出這類醜劇了。

「一二·三十一」遊行成功了。北大是在被破壞後臨時聚集了起來。我們應感謝清華燕京中法師大朝陽等校同學的聲援，於是這支隊伍出現在街頭，出現在「一二·九」之後沉悶了十年的古城的街頭。對於古城這是針對關心劑。

是抗暴運動，北大團結起來了。在同學之間劃分出正直和無恥，善良和罪惡，敵和友；這也是北平整個青年團結的開始。而且這運動又立刻成了全國性，反映到全世界。使中美反動派戰慄起來，使他們清楚：中國民意的表現者——學生，反對他們！

這一次的行動是重要的！同學們獲得第一次的勝利。這勝利證明了我們的力量，警告了反動派，增強了同學們的信心。

另一方面，對於一些當時還帶着懷疑未參加的同學，這是一個很大的教育。因爲這運動動搖了正統的觀念。過去的無聊的偏狹的毒素宣傳，被迅速地消毒，開始對政府懷疑。懷疑政府不是愛民，而是媚外。而開始懂得美軍爲什麼敢如此驕橫？因爲政府求他們，幫助自己消滅異己，維護既得利益，進行屠殺人民的內戰。

一切都從這裏開始：有的開始懷疑，有的開始肯定的恨，有的變得更堅強了。

抗暴運動也有其缺點，首先我們要指出，在應該行動的時候，有不少同學表示猶疑，此其一。另一方面，這運動在本質上說是「反內戰」運動。因爲它要求助長中國內戰的美軍退出中國，但在當時能深刻理

解這一點的並不多。因此，這點未能很強調的提出來。不錯，那時我們提出了「美軍退出中國」的要求，但多數同學對這要求的了解是因為只有美軍退出中國，才可以不再發生類似沈崇的事件。若在當時強烈的指出美國政府與中國反動派發動的內戰有血緣的關係，恐怕是不能為多數同學接受的。當時是感情多於理智，大家感到受了侮辱。因此，我們得承認民族自尊心和貞操觀念是這運動掀起的有力因素之一，雖然美軍在華侵犯中國主權，間接直接屠殺中國人民是這個運動最根本和最重要的原因，但在那時是潛伏的。能明顯如此自覺的並不多，那是還沒有今夏「反內戰反飢餓」運動中，大家所表現的高度的自覺和認識的深遠的。

抗暴運動有些人是無法了解的：如無樹棠教授。一個美國兵的犯罪為什麼全國爆發了抗議美軍暴行，要求美軍退出中國的運動。因為他們不注意學生受現實社會影響的深重，所以他們是無法理解的。其實說穿很簡單：美國對華的錯誤政策，助長了反動派的氣焰，給中國人民帶來了災難。由此，培養了對美不滿的情緒；而皮爾遜的犯罪，使這情緒爆炸起來。因此，我們要指出：如果有人把沈崇案孤立起來看成是一個個人犯罪的法律問題，那不是有意的曲解，就是書呆子似的糊塗。

三、

抗暴運動使反動派們發慌，抗暴運動也使白宮震恐。然而，反動派們是永遠不捫心自問的。他們認為凡運動總是「陰謀份子」製造出來的。於是老羞成怒，於是要設法調查，打擊。

調查吧！看那些人是一「陰謀份子」？那些人是運動的「製造者」？然而又有什麼用呢？因為他們如果不欺騙自己，那調查的結果一定找不出一個「陰謀份子」的名字，顯然是絕對多數的同學，是中國優秀的青年參加「陰謀」了。

另一方面，由於反動派認為「運動」是可以被製造出來，於是他們自己編導出一幕所謂「愛國護權運動」。北平中學和市民奉令參加，但在北大，參加者僅三四十人。這幕醜劇既騙不了中國人，也騙不了外

國人，最後弄得狼狽不堪。

但反動派是不肯睜開眼睛看看事實的，他們是頑固地閉住眼眼把屍骸當着情人緊緊地抱住不放的。

迫害的聲浪四起，北大是抗暴的禍首，於是每個有正義感的北大同學們心理上感到威脅。大家都感到一隻黑手正在伸進來。黑雲是越壓越低，就在這時，一張「揭發大陰謀」的佈告出現了。

這是一個還有天良的特務的自白。他說出他們最近的開會時間和決定。參加遊行的人都有奸黨（當時還不稱匪）的嫌疑，要他們繳上黑名單準備最近逮捕。惶恐，不安，北大是顯出白色恐怖來臨前夕的情景。

另一方面，大家也懷疑這佈告的真實性。人們總希望壞消息是假的，因此大家希望這只是一個謠傳。然而過去的經驗使人們覺得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於是同學們奔走校方；同學們呼籲團結，不幸以後竟證實這陰謀確是事實，於是有了保障人權運動。

保障人權運動可以說是先生們走在同學的前面。湯用彤向達諸位先生和蕭華張奚若朱自清等十三位教授，他們為二月十七日「戶口大檢查」，無辜被捕的二千多人發表了呼籲保障人權的宣言，抗議非法逮捕。這次「檢查」雖未侵入學校，但大家的心弦是被糊緊了。

一週後，我們才知道清華王憲銓同學就是那天失去自由的。

事實既如此確鑿，每個有正義感的同學不得不被迫問自己：「同樣的命運是否會降落在我的身上？每個人懷疑今夜將怎樣渡過？那時正值最緊要的大考，清華能考了，北大也立即支持清華罷考。因為我們不能讓敵人個別的打擊。罷考的目的鮮明：抗議非法逮捕，立即釋放王憲銓同學。」

官方呢？

先是否認，繼而推諉，但畢竟還是因我們的行動有力量，就在北平各大學聯合罷考的第二天，罷考的第二天早晨，王憲銓被釋放了。這證明了團結就是力量，而且也只有團結，才可以保衛自己，擊退迫害。

「各人自掃門前雪」的傳統被粉碎了。彼此增加了互信，由互信又增加了勇敢。反動派們是又一次暴露出劊子手的嘴臉，花費了二百餘億的「民主憲法」的效果原來如此！多少善良

的天真的以為有了一部憲法就得到民主自由的幻夢者驚醒了！原來認爲統治者是在向好的路上慢慢地走的人動搖了！還有那些對統治者尚保留着一點最後希望的人也因此而毫不猶疑的把希望的尾巴割掉了！保障人權運動也和任何一個運動一樣，是免不了要受認識的。有些人說學生怕考，（大概他當年如此！）所以罷考了。但是以後同學們是否賴考了呢？沒有！

也還有些同學對此運動不滿，但他們是極其善良，熱情和具有正義感的；他們不滿的淵源也正是由於這個。他們覺得這個運動的口號提的太低，不應僅因王憲銓同學放出了事，但他們忘了；那時我們的組織還不够堅強，力量還不算壯大。我們是不能按着主觀的願望去行動。事實是這樣：當我們力量還不够強大的時候，我們是只能完成局部戰鬥的任務。有一分熱發一分光。在當時我們特別需要穩打穩紮，我們不能有一點冒險主義的作風，我們是只能成功，不能失敗。因爲萬一失敗了會毀掉了剛剛建立好的一點民主運動的基礎。

因此，只提出王憲銓同學被釋放的要求是適當的。目標單純而明確，是最有力量，也是最合時宜的。待閏五月反飢餓反內戰運動時，整個的形勢變更，我們運動的口號當然也就可以提得高，而且應該提得高，這是要提得高了。

四、

從抗暴運動起，北大是由冷淡而甦醒，而怒吼！然而，北大澈底地從惡勢力中掙扎出來！活躍起來！這應該說是在「五四紀念週」。

今年的五四是值得大書特書的。

「五四紀念週」雖不能算是一個運動，但它却是北大的一件大事，而且也是北平的一件大事。它的價值是在於教育了北大的同學和先生，以及校外的大中學生與人民。

這紀念週激頭澈尾是年青人創造出來的。它內容的豐富只要一看看節目表，就立刻可以知道：

五月二日 科學晚會

五月二日 文藝晚會

五月三日 歷史晚會

五月四日 上午是球賽體育表演，下午是五四期誦歌唱會，晚上是營火會。除上述外，還有史料展覽

五月五日 經濟晚會

從五月五日到七日為戲劇晚會。

因為這一個五四紀念週內容的充實和成功。對於北大同學而言，使每個同學把半年多積壓的悶氣一掃而空，大家覺得北大是這麼年青和有力，北大並沒有衰老。雖然有些人是在積心慮慮的迫害它，也有些年老的有意和無意的想拖住年青的，但是，害不了，拖不住。大家重溫北大這一頁光榮的歷史。自覺地更感到應該肩負起未完成的任務。大家有一個願望：我們要點起新的五四火把！把新的自由的火把點起來！

先生們嗎？多數先生們痛感三十年是做了一場夢，「那時追求的，在什麼地方？」事實是如此，中年人怎能不傷悲？二十八年來，有些人是丟棄了民主與科學，為博取功名利祿，不惜由戰士變成奴才，也有的人獻身于人民、殉身于正義，或者是仍然堅強不屈，到今天仍在奔走呼號。先生們是痛感當時的年青人太多的在走向民主與科學的途中放下了担子，以至於今天的學生的担子是益發沉重了。這些沉痛的回憶是最令人深省的。它教育了我們不要重覆錯誤。我們應牢記住許德珩先生在五三歷史晚會上所說「你們要向前看，不要向後看。向後看是沒有希望的！」

對於北平，由于這個五四紀念週，北大在北平恢復和更變為年青人朝拜的民主聖地了。每天晚上人流向這裏湧來，來一趟不是白來的！北大又燃起民主自由的烈火，愛好民主自由的人們從這兒拿取了火種。但回想起「五四週」，也有不少令人遺憾的事情。

紀念「五四」是完全由同學們自己做的，臨時的由八個有院會的院與壁報歌詠團體組織了一個「紀念五四籌備會」，錢也是同學們自己捐的，校方少有幫助，甚至有些地方顯係阻撓。如「凱旋」的演出遭受威脅和禁演，陳訓導長說：「今晚上演，如發生事情我不負責。」籌備會因受壓力只好於第二日停演，但在羣力支持下，終於第三日又順利地勝利地演出了。

五四後的北大是春天的世界。有朝氣，有活力，新的壁報和讀書會蓬勃起來。這，爲下一次最令反動派驚心動魄的「反內戰反饑餓」運動完成了準備工作。

我們還要特別記下：五四以後院系聯合會成立了。這在北大組織方面是飛躍了一步，這也是大家半年多努力的收獲。以後我們立刻就要說到，它一誕生，立即肩起了最繁重的任務。

五、

我們將永遠地記住今年的五月。

「五四週」過去，京滬的同學先後因「復大」，「遷校」等問題而掀起學潮，這些學潮在南方漸漸匯合，到中大師生提出「搶救教育危機」運動，這力量也就愈強大，旗幟也就更爲鮮明了。

那時候，正是黃金潮和搶米潮的風浪剛過，經濟上危機空前，政府在「城亂」上也不斷失利。物價暴漲，以我們同學的伙食作例。我們由吃米立刻跌到只能吃絲糕了，公費不足維持最低的营养水準。一般靠薪俸收入的，其窮困更不用說了。人心浮動，惶惶不安。那時候，好像天空中飽和了水蒸氣，空氣有點異樣，每個人都感到一個風暴是要來了。

大爆發果真來了！這是一個比「一二·卅」更大的全國性的爆炸。這爆炸就是千百股憤怒匯合成一股像百川歸海，個別的運動歸納到一個：「反內戰反飢餓」運動。

鮮明的舉起「對內戰反飢餓」大旗的是北方同學，然後全國學生再集合在這一個旗幟下，無疑的，北大同學是北方強大的一支主力。

「向飢餓宣戰！」「向白色恐慌宣戰！」這是當時北大民主牆上的呼聲。全校同學是比「一二·卅」抗暴運動更廣大的捲入在工作的狂潮裏。

當時：力量是壯大了，組織是加強了。因此，「五·一八」我們聯合着清華北洋組織宣傳隊上街。我們的宣傳隊是不怕打的！我們永遠記住這筆血債：「五·一八」那天北大有數十同學受傷進了醫院。立即，校長，師長們和同學們去慰問他們，光榮屬於他們，也屬於北大。

也就是他們底血，使我們更清楚的又一次的認清今日的執政者。就在這時，政府公佈了「臨時維持社會秩序法令」。這樣，我們不僅奴隸，而且變成「合法的」奴隸了。

但奴隸們並非奴才！我們有手，有嘴，和有反抗的心！

用行動回答他們！禁止遊行嗎？就在五月二十那天，我們北大與其他大中學的同學結合成巨大的鐵流，浩浩蕩蕩的衝上街了。比「抗暴」遊行人數更多，大家勇敢而鎮靜。有先頭部隊被打傷，有人對大隊投石子，但我們最後是勝利地完成了示威遊行。最後那民主的鐵流又聚集在北大廣場。興奮使人忘了疲倦。大家在苦難中覺得更需要團結和擴大組織，於是華北學聯誕生了。北大的廣場被命名為民主廣場。這是北大和全北平學生的光榮與驕傲。

華北學聯的誕生是北方民主運動的一件大事。它是一面旗，一個象徵，一個力量：北方青年意志的集合！

「六二」反內戰日是北大首先提出而經華北學聯通過的，這得到華北及全國各地各校的支持的「六二」，在今年是談虎色變的日子，反動派們被「六二」嚇慌了，於是不顧一切用殺害青年來鎮定自己。這就發生了六二前夕各地的大逮捕大屠殺。在「六二」前夕，我們沒有遭受什麼迫害，這應該感謝胡校長在外的奔走，更應該歸功於全校師生堅強的團結。

不過，六二那天我們是失去自由了！我們被沙包鐵絲網封鎖起來，電話截斷，在封鎖綫外是被雇來數不清的打手。

在「六一」，我們舉行民主廣場命名禮和歡迎受傷同學返校大會。在「六二」我們舉行了為爭民主反內戰捐軀的烈士和在內戰中死傷軍民的追悼會。這是在僅有的校內自由下舉行的，也有我們的先生參加，如胡校長楊西孟先生等。

今天我們回憶「反內戰反飢餓」運動，有三點是最值得提出的：第一，這運動不像以前的運動是由感情出發，而是由理智出發。由幾年來事實教育了每個同學，自覺性提高了，認識加深了。因此，我們是從

消極的被動的（如沈崇受辱，王憲銓被捕）而變為主動的出擊了。充分表現出對腐化，暴虐的統治者的仇恨和求生存愛民主的勇敢。第二，同學們的眼睛，被血洗得更分明了；思想上的改良主義掃清了，對今天的當政者知道是再可不必寄以什麼希望了。因此在華北學聯後期的文告中直率的表示：「如此的政府，實失去存在的資格。」第三，在民主運動中策略方面有顯著的進步。因為我們民主運動的目標是人民生活安定和有保障，我們要安心讀書。罷課只是我們不得已的手段。我們創造了「休罷」的戰術。這樣也可以避免荒廢學業。所以在「五二〇」以後立即復課了，一方面上課，一方面又準備六二反內戰目的到來。

反內戰反飢餓運動得到了社會人士廣大的同情，所以學生運動是有了社會基礎，它不是空中樓閣。這也可以說明學運的重要性。同時，從六二以後，大家既明白了一個事實：政府是傷害青年達到瘋狂的程度。於是大家確信以後的民主運動工作的困難將更多，壓力將更大。因之大家也就有共同的一個感覺：我們今後不必冀求創造偉大的場面，我們要着重深入。民主運動是一個經常的工作，工作的意義不只是僅於一個大運動，我們要長期的一點一滴的去做。

對於這個運動，我們也必須承認若干缺點。例如從「五，二〇」到「六二」這一段「休罷」期間，工作得不够緊張積極。在整個運動中，院系聯合會領導得不够有力；因之有時表現得零亂無計劃和落在同學後面；因而為若干熱心工作同學所不滿。這些經驗我們是應該接受的。另一方面，我們也要了解院系聯合會有先天不足的缺陷，因為這畢竟不是全校的自治會，而只是絕大部份幾乎等於全體的院系組成的，因此有時不敢放手去做。再加上剛一成立就遇到這個偉大的運動，經驗又不足，因之便免不了慌亂與領導不够有力。但我們相信，院系聯合會會在工作中逐漸被磨鍊得強有力起來的。

六、

「六二」之後，民主運動轉向了。

所謂轉向是更注意充實自己，教育自己。在工作方面是更擴大和深入。這以後，讀書會更蓬勃起來。因為有的覺得對新的事太不瞭解，有的覺得在工作中益發感到理論修養的不够，所以學習的空氣就空前的

濃厚起來。各團體開討論會的風氣也盛行起來。而另一方面，又深感到廣大的團結的重要性，因而北大同學經常和北中學保持密切的聯絡。

轉眼間，暑期到來了。北大暑期這段歷史是最令人感動的。

多少人想回家能回家的都沒有回家，爲着一個念頭：多看點書，多做點事，於是，雖然是暑假，但北樓的教室却仍是熙熙攘攘的。

如果有人想在暑假中找出「一二，三十」「一五，二〇」一樣偉大的場面來，那是找不出來的。但它有着無數的描繪不完的令人感動的小場面。

暑假開始後不久，北大先後舉行開一多先生和陶行知先生逝世周年祭。除追悼會外，有兩位先生的遺物和生平事蹟的展覽會。這兩位民主戰士，我們雖已很熟悉，但我們仍須要向他們靈魂更深的地方去發掘，接受他們的啓示，向他們學習。參加追悼會的人雖不太多，但追悼會却很隆重，空氣是異常的沉重和感人。我們會記住他們是在直接殺戮和間接的迫害下犧牲的。

暑假工作最值得提出的是工作與生活的打成一片。

一早，操場上就有人在運動了。打網球，學單車，滾大鐵圈，因爲大家懂得：身體是一切的本啊！有些人上午是要到離學校很遠的中學補習班去上課的，大部份同學的活動是在北樓。

就在那些平日上課的教室裏，許多社團的圖書室成立了。多少同學在這裏看書，在這裏討論。樓下的禮堂則往往飄出歌唱的聲音，那是大一歌詠團和沙灘合唱團練習歌練民間舞的地方，來北樓的除北大同學外還有中學的同學，他們有的來看書，有的來唱歌，有的來學民間舞。北樓是充滿了年青人的活力和微笑。黃昏後，夜校的學生來了。有工友，但最主要的還是小孩子。這些小孩子被老師們領到教室裏上課或到操場上去遊戲。年青人的熱情加上孩子們的天真。這是北大黃昏的畫面，有什麼比這更美更動人的呢？

這些場面雖不若示威遊行那麼壯烈，但是，這是在播種，教育別人，也教育自己。

說暑假工作，當然我們更不能忘却助學運動。我們應該說：助學運動剛被提出時，大家是不太瞭解它的意義的；因此表現出來北大動員得非常緩慢。但幸好很快的改正這點，在暑期中居然能動員了六百多人。並且在總會中擔任了相當繁重的工作。像

在快報組和總務處工作的同學，通常都得開夜工。

除總會工作外，宣募工作我們做得也不錯，在上街宣募的前一屆，女同學還組織了一個「叩門隊」去動。那些尚未動員起來的同學。在發賣組方面，許多日用品被製造出來。如墨水，信封，學生征套等。助學運動是在華北學聯號召下，另外成立了一個北平市學生助學委會主持的。一開始，這運動立即得到廣大的同情和支持，雖然也有阻撓和破壞，但結果也和他們以前對任何運動一樣的完全無效。我們又勝利地完成了助學。

助學運動雖然因為怕遇到太大的阻撓，而沒有向民衆解釋窮困的原因是由於反動派所掀起的內戰。但是，學生們自己上街為學費奔走，這本身就是一個有力的控訴。民衆仍然一定可了解為什麼我們普遍的窮困。

自助助人的精神在這次運動中是充分地表現出來，我們大都有公費，可以說與以後的助學金無關，但我們仍然熱烈的參加了這個運動。在助學運動中，最值得提出的是雖然有很多誣毀和威脅，但中學參加的單位和人數却比過去任何一個運動大大的增多了。這可看出年來民主運動影響是擴大了。關於這，我們可以說，這是包含有很多北大的同學的努力在內的。

助學運動是一個為同學謀福利的運動。但正為如此，却有部分同學冷淡和不願做。這實在是一個錯誤的偏向。因為，為大家謀福利是一件很切實的工作，我們爭民主最終的目的乃是全國的繁榮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和提高；因為，凡是大家福利的事，那怕很微末，我們也應該去做。而且這也正是我們關切羣益的表現，和為大家服務的實踐。

七、

最後，我們來作一個簡短的總結。

這一年的道路是曲折的！從一年來民主運動的發展看，我們可以劃分為三段，而「一二·卅一」「五·二〇」是它的路牌。發展的趨勢是一天天的擴大和深入。這，我們可拿壁報的質與量和參加各種社團活動人數的衆多來證明。

不過，我們也必須指出：在同學之間雖消除了最初隔閡的情形，但還不能算達到親切的程度。因為平時接觸不多，友愛不夠，瞭解不深，所以有時還多少存在一些不必要的疑懼。這現象表現在運動中是有些

所謂「正義聯合會」

——翻滑稽戲——

十二月廿九日晚上北大抗議美軍暴行籌備會決定在北樓禮堂召開系級代表大會，開會之前，突然湧進兩百多懷中凸起的彪形大漢，自稱各大學代表，是北大聯絡員請來開會的，主席見來勢不佳，爲了避免衝突，只得宣佈代表大會暫時停開。

『爲甚麼不開會啊？不開就得賠償我們的車馬費和精神損失。』大漢們開火了：

『找主席去，打那小子！』

於是四五十個人一齊蜂擁到籌備會辦公室，裏面的工作人員只得跳窗逃走，幾個大漢跟着追出去，口裏叫着：『抓住他，打一打！』

其餘的人把所有的文件，墨水，桌椅，門窗一齊澈底搗毀，然後呼嘯着出來，又擁回禮堂，這時主席台上有人叫了：『開會，開會，我們開會！』

「會兒台上有人點名了：

『清華！』

『有！』

『朝陽！』

『有！』

『中大！』

『有！』

『輔仁！』下面沒人回答，上台下面面相覷

，『主席』着慌了，指着一個人說：『老×，你不是輔仁的嗎？』

『啊！有！輔仁有！』那個叫『老×』的慌忙

回答：

『請大家安靜，他們叫我們來開會，我們來了又不開，好！我們自己開，現在請各位發表意見。』

『台上的人開始報告了：

會場寂靜了兩三分鐘，大漢們面面相覷，不知如何是好，『主席』大概等得不耐煩了，指着一個光頭大漢命令似的說：『你有甚麼意見？』

「有！光頭大漢察的一聲站起來：『報告，姓沈的女人是奸匪，故意勾引美軍，製造學潮，我主張向法院起訴。』」

「中大代表，你有甚麼意見？」

「報告主席，我主張抗議蘇軍在東北強姦我們一千五百萬女同胞的暴行，……共黨份子鼓動罷課遊行，我們誓死反對，決不參加。」

「台下一片有規律的『聲和叫好聲』。這樣擡了一點多鐘，主席像記起甚麼大事情一樣，很正經的叫道：『現在我們的會已經組織成功了，我們應該叫甚麼名字？』」

「『中美親善會』沉寂了兩三分鐘以後，有人提議。」

「『反罷課委員會』又一個說。」

最後有人叫道：『正義聯合會』贏得掌聲如雷，便算正式通過了。」

「我們是主張正義的，我們是合法的，所以他們的佈告都應該撕掉。」提議人又站起來說。」

「好！好！」台下又是一片掌聲，於是打手們咆哮着衝出會場，把民主牆上的佈告，壁報，標語全部扯毀，半小時以後英雄們才滿意的離開了北大，臨去時他們架走了三個同學，午夜後才釋放出來，但是每個人都得到了同樣的警告：『在昆明的時候，你們有龍雲保庇，這裏不是昆明，當心點！』」

第二天中央社發出了這樣的消息：『北平市學生正義聯合會，昨晚在北大成立，堅決反對罷課遊行，並定後日（三十一）在中國大學招待記者』云云。

北大是常為新的，改進的運動的先鋒，雖然很中了許多暗箭，背了許多謠言；而那向上的精神還是始終一貫，不見得馳懈。

——魯迅

抗議非法逮捕

憲法等於廢紙

——標語之一

諾言等於放屁



北平市軍政當局，以一預防不法份子滋擾」為藉口，在二月十七日深夜，動員警憲達八千餘人，分八十餘組，大舉「檢查戶口」，搜捕市民。據第二天報紙所載，被捕去「身份不明」的市民竟達二千餘人之多。事後各方面調查的結果，知道被捕市民中，有知名的教授、學者著宿，出版家，醫師，小學教員，學生等。這真是空前的，非法的大逮捕，違反了國民黨所公佈的憲法，社會人士，無不憤激。北大清華兩校教授朱自清等十三人，為了保障人權，安定人心計，隨即聯名發出宣言，對此種非法搜捕提出嚴重的抗議。北大同學，日來在緊急空氣下醞釀着要爆發的情緒，到這時候終於爆發了，紛紛在民主場上，過道旁邊，教室門口，貼出紅絲的標語：

「支持教授宣言！」

「抗議非法逮捕！」

「罷考！」……

二十五日一早，北大圖書館前面的牌門上，貼了張消息：

「清華明日起罷考！」

清華同學王憲銓在十七日深夜於朋友家被捕了，這消息已經證實。王憲銓同學平日很少活動，此次進城探望朋友，不意深夜被捕，人權何在？自由何在？清華同學已經決定明日起罷考。北大同學們，逮捕就要臨到我們頭上了，罷考！罷考！

北大從二十三日起，在騷動的氣氛中已經馬虎考試了三天，同學們在考試中仍不放棄罷考的主張，但因為沒有自治會的組織，右意見而沒有一個全盤決定的力量去實行。清華同學王憲銓被捕消息傳出後，同學們要求罷考的情緒已經達於沸點了。於

是，文學院理事會便想了一個辦法，決定召開各院系代表聯席會議，（這時院系聯合會仍未產生），決定是否罷考。這個會於二十六日晚召開。在會議席上，出席代表發言的情緒都很激昂。大多數代表都主張罷考，只有一位代表反對。

辯論一小時，最後表決通過罷考，接着主席提請大家討論罷考的日數。

對罷考日數也辯論了一小時之久，結果表決通過罷考兩天。

「喂，我不能代表同學的意見，」討論將結束時，一位代表忽然焦急地叫，「罷考與否，還得徵求同學的意見。」

「當然，」一位代表接着說，「我們不過是原則上作如此決定，罷考與否，只在同學們身上。至於徵求同學意見，晚飯時在飯廳簽名的結果，據負責人統計，沙灘區即有九百多人，已經超過三分之二。我們可以用院系代表會的名義，根據九百多人的意見，發出通告，宣佈罷考！」停一停，他繼續

說，「至於成功與否看我們的努力了。」

這個討論結束後，接着是分頭工作。現在是九點鐘，圖書館在考試期間延長開館時間，同學們有很多仍在白色的燈光下看書。有四位代表分頭到四個閱覽室，當場宣佈明日起罷考並繼續進行簽名。同學們都歡呼起來，熱烈地響應。有位同學忽然站立起來大叫：

「他媽的，你們是八路，我反對！」

「噓……！」

「噓！噓……！」

四面八方，大多數同學都嗤之以鼻。他羞慚地走了。這是必然的，每一次有關全校重大事件的決定，都是由於大多數同學情緒高昂的結果，系會代表並不是憑他個人主觀解所能決定的。每次學生運動的能夠推進，其原因亦即在此。

經過一夜的工作，第二天開始罷考了。

一早起來，圖書館的大門上端，忽然橫貼上四個觸目的大字：

「國憲恩賜」

兩邊還有一付長的對聯：

「你想來安心用功應考但莫忘正義良心起來支援罷考。」

牠正在進行陰謀捕殺須記取滬淪血案大家團結圖存。」

到處的牆上都滿貼了標語：

「憲法等於廢紙

諾言等於放屁」

「支援十三教授宣言」

「朋友，你的分數比生命要緊麼？」

「你能爲着分數打算，忍心看同學被捕麼？」

「朋友，你的知識程度從分數里看不出來的，從正義感的強度和敏度上才看到。」

空氣沸騰了。同學們大都沒有去考試，教授也

大多同情我們，自動不來考試。附近街上也貼滿了標語，壁報和漫畫。但並沒有遊行，因爲清華同學並未準備遊行，只派代表去謁見行轅李主任。李主任的代表接見，答應釋放被捕同學，並保證以後同學的安全。今天的罷考，算是成功了。

罷考第二天，學校的壓迫接着來了，胡校長親自寫了一張白話文的佈告，勸同學們「勿用犧牲學業來達到政治上的要求」，少數平日不聞不問的同學發生了動搖，有些偷偷去考試。第二天的罷考，也就現出了一點紊亂。然而，由於大多數同學們的努力：院系代表並向學校交涉，教務長答應給予以後補考，各系級會又紛紛貼出「堅決支持罷考兩天」的通告；兩天的罷考，終於順利完成了。

經過抗暴運動 又經過這次抗捕運動，北大的認識已經更深一層，精神上已更趨於飽滿，成爲日後閃現出來的光輝的力量。

一九四七·九·二四追記

記「五四紀念週」

我們是不會忘卻三十六年的『五四紀念週』的。

二十八年前北大首先喊出『民主與科學』。二十八年過去了，民主在那裏？科學在那裏？許德珩先生感慨地說：二十八年來像做了一場夢，詩人馮至也很感傷——

「那時誰也不會想

在前途

有無限的艱難

那時誰也不會想

艱難時

便彼此分手

x x

如此走了二十多年

却經過

無數的歧途和分手；

如此走了二十多年

只看見

無數的死亡和殺戮。

但有五四傳統的北大人，承續着五四叛逆精神的青年人，並不消極，並不歎息。我們，正如各地的青年朋友們一樣，熱烈熱烈的舉行五四紀念。在紀念中獲取教訓，在紀念中立誓：繼續向五四的指標前進。

一

「五，一」，科學晚會在理學院草坪上舉行。可敬的教授們指出科學與民主是不可分的。沒有民主就沒有科學！

頭髮斑白的汪敬熙先生毫不容情的指出：北大的不民主地方。楊鍾健先生則追述當時的情景：那教室是辦公廳，那教室是會場。當年的熱烈情景，我們可以心領神會。而袁翰青先生熱情洋溢的講演，幾次獲得雷般的掌聲。

從事科學工作者並不光是研究，還有許多別的事可以做。在中國社會裏，有科學訓練的人可推進通俗科學教育，灌輸那些不能受科學訓練的人。

使他們沒有復古的思想，打破他們的迷信，這也是我們應有的工作，有客觀的認識，還要有主觀的努力……我個人是一個在痛苦矛盾的心情下懇切地貢獻給科學的工作者。我們不單是對本行的學問需要努力，還應該有熱情，如 Pictur, Madame Curie 那樣的有熱情，愛國家，愛社會，愛人類，愛真理的熱情。……袁先生懇誠地說。我們記得這番話。

二、

『五、二』在北樓的大教室裏，文藝社舉辦文藝晚會。

會場中坐滿了人，會場外推着窗口也擠滿了人。

朱自清先生說：「五四不但是人的發現，而且是青年的發現，現代的發現。五四之前，認為人愈老愈權威；五四之前，認古代是黃金時代，到五四，這觀念才被推翻。」

馮至先生給我們講五四時代的詩歌。他說，那時候的詩都是所謂唯美象徵的頹廢的。在那時候的詩裏很難得有時代的反映。然而五四過去二十八年了，其間經過偉大和艱苦的抗戰，詩人們成了新時代的最勇敢的歌手。但北平——復員後的北平，我

們卻又看到頹廢的象徵的無病呻吟。馮先生為此表示難過。並且明確地肯定：最好的詩就是為人民的詩，最好的詩人就是如杜甫一樣的詩人。『詩人不應該以高貴人自居，應該是平實質實的。』

三、

五四的前夕，史學系舉辦歷史晚會。在民主廣場上。聽衆有五六千人。秩序是出乎意料的好，講演的中途，一度因為停電，擴音機不管用了。但由於先生們的每一句話都是我們所樂聽，也是我們所想說而不能說的，因此，全都聚精會神的注意着：胡校長首先登壇講演當時的新思潮的背景。所謂新思潮，就是尼采的一句話：『重新估計一切價值！』

『重新估計一切價值！』同學們鼓掌了。是的，我們要再『重新估計一切價值！』

接着講演的是許爾珩先生，他是五四運動的舵手，他向我們報告，運動的經過以及自己如何被捕。從五四起到現在，許先生依然敢說敢罵，依然為中國民主而努力。敬禮這老戰士！長久的掌聲時而挾着歡呼正是表示我們的無限的敬意。

『你們要向前看，不要向後看，向後看是沒有

希望的！——他對我們大聲疾呼！

接着是周炳琳先生，再接着是容肇祖先生。周先生鼓勵我們應有叛逆的精神！要有敢犯上作亂的勇氣！容先生勉勵我們要團結要更努力。最後，是樊弘先生。樊先生以幽默的口氣對現實作深切的諷刺。同時說明他自己的見解：決定一個人的行動的是他所獲得利益的方法。這就是說，如果他的得益方法是靠剝削人民的，那麼，他就一定不可能是革命的。

四、

五四那一天，整個北大在興奮和快樂裏。

圖書館內有北京人社主辦的史料展覽。人們擠出擠入，川流不息。都要想在豐富的史料中得到更多關於五四的知識。北星體育會在廣場上舉辦各種球賽，大體育表演。晚上，還有空前盛大的營火會。熊熊的烈火在燃燒，熊熊的熱情也在燃燒。有許多精彩的節目，而最精彩的是——扭秧歌。這樸素和健康的舞蹈大大的得到歡迎，從此扭秧歌在北大盛行起來。連住在沙灘附近的小孩子也學會了，在胡同中又唱又跳。

在四院，新詩社舉辦「爲五四而歌」的朗誦會

。沙灘和六一歌詠團合唱「黃河大合唱」。宏壯的聲音！生命的呼喊！戰鬥的誓號！在場的人沒有一個不被感動的。

「五四」同時是北大的返校節。校友們有他們的盛會。一個發了跡的在當市長的校友說：他看了北大牆上貼的標語，感到民主並不是罵人。

「民主」並不是罵人，這是不錯的。但「民主」一定可以罵該罵的人。而且一定要罵該罵的人。

五、

在「五五」。經濟學系舉辦經濟晚會中，我們聽到教授先生的罵了。

「……北大要科學，科學反而離開了北大，北大要民主，民主反而離開了北大，我們實在感到痛心！再看看校外的民主如何？不持民主沒有實現，反而走上了獨裁，今天報上說南京冷靜中慶過五四，中大門口有很多警備車，似乎說五四不應紀念。在上海亦曾有人紀念五四，而參加者是梅爾芳，麒麟童，這是『提倡新文化』！……美髯的趙迺搏先生『罵』得這樣痛快。

講演者還有秦瓚，陳振漢，楊西孟和周炳琳諸位先生。大家對當前的經濟問題全整的分析。而

結論是：周炳琳先生的話可以作代表——「政治是具有決定性的力量的，所以如果內戰不停，人民一定繼續受害，經濟也一定沒有辦法！」

也從「五五」起，一連三天是戲劇晚會。劇藝社和一大劇團主持。演出了「一袋米」，「一個女人和一條狗」和「凱旋」。因為「凱旋」異常有力的暴露了內戰的殘酷，好戰份子的罪惡，和人民的痛苦。多少人落淚了，多少人憤恨了。心怯的陳雪屏於是紀念五四籌備會取消這節目，「否則」，他以恐嚇的口氣說：「發生了事故，我不負責」。籌備會態度慎重，第二天便停演「凱旋」而即時改演「未婚夫妻」。「一個女人和一條狗」因為劇情不妥，自動停演，這立刻燃起同學的情怒，我們不能忍受這種反民主的行爲，我們向陳雪屏抗議，而第三天，有三百多同學負責「糾察」，不顧一切，在極度緊張的空氣下，「凱旋」再度上演了。那晚幸而沒有出事。

「五四週」總算完滿結束了。

我們在工作中獲得教訓，我們在工作中得到進步。「五四紀念」我們會爲此流過汗，也因此而驕傲。

三十六，十，一，

（上接二十九）

過，同學們要向立法院行政院監察院提抗議」。

會散了，同學們有的看民主牆上的理聯紀念反內戰宣言：……內戰能够造成和平嗎？不能。絕對不能。內戰能够建立民主嗎？不能，絕對不能！內戰在製造飢餓，在毀滅中華民族，在毀滅中華民國。有的，一大羣到外面看建在北大周圍的防禦工事。

下午，西齋在向學圍着何思源（他是來命令撤回軍警和沙包的）質問他爲甚麼派人包圍北大之後被一車綠衣特務圍攻了，門被打破，一位同學被捕去。幾位同學被辱罵，被恐嚇。特務退走後沙灘的人趕來了，極端的氣憤下，大家在民主廣場上開了羣衆大會。「罷課抗議」！會有同學說佈置在北大周圍的特務有五百人，有的呼籲大家團結，如果今夜出事，有一個同學被捕，我們一齊去。」恐嚇只能使人更憤怒，血洗了人的眼睛。明天也許迫害更大，然而飢餓和內戰的恐怖一定要在我們的努力下完結。

風暴裡的宣傳隊

參加過北平學生的鐵的行列，在風暴的五月裏呼喚過「停止內戰」的人們，有那個會忘記了年青熱情並且勇敢的宣傳隊嗎？不會的，沒有人能忘記。

就是他們——第一個在戰鬥裏爲人民流了血。

就是他們，用歌唱，用詩篇，用活報，替廣大的掩在苦難的波浪中的人民，喊出了血淋淋的控訴。

就是他們，聲音嘶啞，還不停止呼喊，在鐵絲網，自動步槍，鐵棍的迫害下，還一再高呼：「上街去！」

他們，有的躺在醫院裏，還牽掛着遊行中的隊伍，有的雖然身體支持不了繁重的工作，還不願意離開崗位。

光榮屬於他們，勝利屬於他們，他們沒有做歷史的旁觀者，他們在創造歷史。

五月十七日，北大院系聯合會決定，並經全體同學三分之二以上簽名通過罷課。清華同學出發到海甸宣傳的消息也傳來，沙灘區的同學首先成立了

宣傳隊，並且決定第二天到街頭宣傳。一二九以後，這是第一次，那些有着紅紅的面龐，高亢的喉嚨的同學們，全興奮地幻想着明天的情景，民主廣場上（那時還沒有這個光榮的名字），到處是一羣一羣的，有的在談論着宣傳方式，有的在練習新歌。夜間，歌聲仍在響亮，一個宣傳隊員在日記上寫下這樣的字句：「抖抖臂膀，站起來吧！迎接新的風暴，大的風暴。這裏將有洪水滾來，將有一次驚人的怒吼，力量是有的，我們這麼多人，而且這麼多入一條心。不怕挨打的同學，不怕一切困難，一二一裹鍛鍊出來的人，一二，世裏走在冷風裏的人要出來，要爲人民發出聲音來。」

第二天，宣傳隊組成隊伍，出發之前，罷委會的同學特別囑咐：「不要和人衝突，即使他們打我們，我們也決不還手。」是的，前面正有極大的困難，流血是極可能的，然而同學們很安靜地面對着困難，打傷算甚麼呢？爲人民而流血是光榮的。一個宣傳隊員大聲地喊：「我們前脚跨出門，後脚就準備挨打。」

預言是猜中了的，北大第一隊沙灘同學，到西單十字街口展開宣傳，被青年軍包圍辱罵，同學們並沒有氣餒，到先修班略略休息一下，還按原定路

線出發。

第二隊同學，也是到西單，這一次迎接他們的，是市民們衷心的歡呼和眼淚，一個乞丐自動地跳到台上演講，噴着來的是大批武裝的青年軍，辱罵，毆打，血戰這樣點燃了五月學生運動的火線。

第一隊同學，經中山公園回校，在北池子又被青年軍包圍毆打，校內留守同學，全跑去解圍，並且帶着極大的憤怒護衛宣傳隊回校。

這一天，武器有石塊，木棍（上包錢頭用布纏的），手槍，皮帶（帶上有銅扭）。他們就用這些武裝來對付幾十個赤手空拳至且不還手的學生。

這一天，同學有的逃到胡同裏，還被他們追到，有的幾乎沒有力氣站起來，還遭受着鐵棍的痛擊。有的藏到商店，櫃影在掩護他們，有的藏到住戶的內室裏，小姑娘老太太老頭子關心地包紮他們的傷口。傍晚，八位同學受傷，其中兩個重傷，躺在北大醫院的病床上。（兩星期後，他們在民主廣場命名典禮上，接受了華北數萬同學慰問的鮮花。）

這一天，五一八，同學們集在民主廣場上深夜不散，在等待受傷的宣傳隊員的消息。

打擊只能引起同學的憤恨，決不能使他們屈服。當天報名加入宣傳隊的超過以前人數的兩倍。

宣傳隊就是這樣開始而且壯大起來的。這裏面有沙灘大一兩個合唱團，新詩社，劇藝社，北星體育會幾個社團和別的許多同學。五二一大遊行的隊伍在民主廣場集合之前，北大和清華的宣傳隊就以兩個短劇做了序幕。想起宣傳隊就連帶地想起「凱旋」，山昆明到平津，幾萬個人看完它，幾萬個人流了淚。

遊行行列前，做為大隊的前哨出現的是宣傳隊的宣傳卡車，用歌詠，「百元票」「告士兵」「告同胞」喊出人民心裏的要求，用朗誦，「反對內戰」「主席，我問你」「一粒子彈一斤米」，告訴他們是誰要打內戰。

宣傳隊同學也雜在行列裏，喊口號，貼標語，（這兒有塗漆標語，是同學們創造的），演講，到晚上回來，每個人的嗓子都啞了，渾身漿糊，兩手漆黑，然而，心情是愉快的。

遊行大隊一致鼓掌贊成把我們的操場——曾經集合過幾次學生運動隊伍的聖地，定名為「民主廣場」。

過幾天，同學們在灰樓界上民主旗，宣傳隊帶着狂熱為民主廣場而歌唱，而歡呼。

「六二」在民主廣場

「六二」前，反動派在報紙上造謠，說甚麼「三罷一慘」，說甚麼「共黨鼓動」，在學校裏，他們偷偷摸摸貼上點反宣傳的標語和漫畫，給民主牆上添些瑕痕，他們不敢正面還擊，他們沒有勇氣也沒有力量。

因為反內戰並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而是持久的長期的鬥爭，華北學聯決定「六二」不遊行，只在校內舉行儀式。同學們理智地執行了這個決議。

六二一清早，北大周圍全被武裝的軍警和歪眉瞪眼渾身短打扮的便衣人物所包圍，西齋，沙灘，紅樓前的通路都佈滿鐵絲網和沙包，有人帶着鎗和木棍在盯着每一個進出的北大同學（何開化同學就因在紅樓外貼標語被逮捕，當天晚上才被放回），街上從一日晚上起就開始戒嚴，中學生和小學生大半沒有上課，由西直門到海甸都滿了打手，而幾個學校安靜地在校內舉行反內戰死亡烈士和內戰中死難的無辜軍民的追悼會。

民主廣場上，民主旗在飄揚，民主牆上貼滿了輓聯和悼詞，深沉的憤怒，深沉的悲哀，他們以血

五月中旬到六月上旬，宣傳隊先後參加並舉辦了許多次晚會，到工學院農學院，先修班，把新歌，歌唱中國人民苦難的歌，把新的活報，「凱旋」和「夜歌」帶給他們。

宣傳隊員教給同學唱歌，教他們朗誦，「只有一條路」和「活不起」，連孩子們都會唱了。

隊的負責人連夜地出席大會，同時還要計劃明天要做的事，準備隨時上街。

一月來，宣傳隊員投身在一個大的洪流裏，整日整夜工作而不疲倦，整天唱歌而不敢嘶啞，受過傷的同學，頭上裹着白布，身體還未復原，又來學歌了，在檢討會和時局討論會上，每個人都大聲發言，對自己的缺點，給以毫不吝惜的批判，對五日的暴行，表示深沉的憤恨。

南京，上海，天津，到處都是白的消息，新生的中國是需要青年的血，做祭禮的啊！「挨打的不只是我們，挨完打又照舊進行工作的也不只是我們」。

宣傳隊員知道在他們背後有全中國無數的人民歌唱吧，宣傳隊員們，歡呼！宣傳隊員們。在多少次的迫害裏，你們顯示了無比的力量。你們是戰士，是真正的羣衆裏的人，是新中国的希望。

願你們生活得更年青，更熱情，更勇敢。看！民主旗，正在我們的歌聲裏昇起來！

寫的文字來詛咒殘暴的獨夫民賊，他們以不流出的淚和勇猛的誓言來哀奠死者。

花園，松枝圍繞着我們的同志哈華昌，李魯蓮，于再，潘琰四烈士和我們的導師和先行者聞一多先生，李公樸先生的畫像。爐裏的香在上升，人們想起了前年冬天到現在的一連串血塗成的歷史。

九點，儀式開始，在默哀後，唱起輓歌，親死去的同志安息，『你們死了，還有我們。』朗誦祭詩，哀悼那些死去的烈士，哀悼那些死在戰爭裏的無名的死者，那些兵士，工人，學生，農民們。

一個瘦弱的女同學，在逃說着勝利以來爭民主的運動和屠夫的暴行，（從『一二一』起，經過較場口，北平音樂堂，下關事件，李聞的慘死，五一八·五二〇到現在）。嗚咽的聲調緊壓着人們的心，說到聞先生被刺，她哭了。台下的人也哭了，歌詠隊裏的人，把頭縮在臂彎裏抽泣，有的教授掏出手絹在眼鏡後拭淚。

胡校長，楊西孟，周炳琳，錢端升，吳之椿幾位先生都有重要的講話。有的指出「當前中國經濟危機，有如受了巨大的刀傷之後，又吃了毒藥」，有的指示「應該團結全國同學，組織全國學聯，長期奮鬥下去」，胡校長指出：「政治腐敗而又沒有人來從事改革的時候，提倡改革政治的責任自然落在青年人身上，這次學生運動，也是這樣產生的。」並且盛讚「北平學生運動之有秩序，能放能收，華北學聯在今天決定不出去，是很理智的決定。」胡校長又附帶報告學校周副戒嚴並不是對學生，而是「軍事措施」，並且說他曾經要求陳繼承和何思源撤去北大附近的沙包，陳何也說明他們也不願如此做，不過命令下去後，做的就完全不同了。

周炳琳先生很憤怒地講出自己心裏的話：「有五四，就有六二，假如今天有遊行，我們也要參加的。」並且說明反內戰口號是絕對的對，最後大聲喊呼：「這次施行的維持秩序辦法，未經立法院通



一年來的文藝活動

一年來文藝活動表面上是冷靜的。兩個大的文藝團體——新詩社和文藝社；經常沒有什麼熱鬧的集會，不會在學校裏燈染什麼「文藝空氣」。寒假前後，新詩社主辦有關於詩的系統講演會。但並沒有引起廣大同學的興趣和注意。大家對於像廢名先生所講他的自己的詩：「大街寂寞，P。寂寞，人類寂寞，」之類，高妙確實感到高妙，但亦只是高妙罷了。

就是文藝壁報也並不多，新詩社的詩刊，並不經常出版。文藝社的「文藝」，經常出版，篇幅時大時小。後來，下半年，又出現一個「文學」壁報。大一同學的「文藝學習」也出刊了。「五四」文藝節，由文藝社主辦一個文藝晚會，邀請朱自清，朱光潛，葉開舜，馮至諸先生講演；那天，天氣不好，零星的落着雨。北大沒有較大的禮堂，晚會不得不在北樓小禮堂舉行，人多地狹，黑壓壓的屋裏屋外擠得滿滿的。說起來這一次算是熱鬧了。

這一年來，寫文章的同学，也變了作風，拿着一疊稿紙關在屋子裏低吟淺唱，或伏案凝思的，頗不多見。他們有許多事情要作，整天在奔忙，生活圈子擴大了。他們思考的就不是文藝問題，大多數是和實在的現實更接近一步了。

知識份子，當和現實更接近一步的時候，也就發生了問題。新詩社、文藝社時時刻刻都在要求着強烈的反映現實的詩；雜文、小說……然而，要求總像是一個飄渺的願望；不能一下子得到。今年春天，文藝社的朋友們，曾經討論過趙樹理先生的著作。一致的認為像「李有才」，「李家莊」那樣生動的人，典型的事，決不是憑空所能想像得到的。光輝的有血有肉的作品，是和豐富而深廣的生活體驗分不開的。

這稿，大家意識到寫作的根本問題：生活。加上對現實的進一步的接近，這問題感到格外嚴重。有許多人簡直寫不出東西來了。

在北方，搞文藝的這幾個團體，生活，寫作都抱着嚴肅的態度，他們認文藝不是花瓶，而是刀劍。這一年來，北大的文壇不幸一直是籠罩在「學究」的氣氛裏。馬虎點的人，很可以叫叫：「人生啊，悲哀啊！」或是歌頌着死或是偶而在自己的頭上發現一輩白髮，就哀傷的替自己唱一首挽歌。不僅可以驕傲自己的多產，也可以換點稿費。然而，不，他們終於對這種文藝舉起了投槍。下半年中葉，文藝壁報老實不客氣的批判了沈從文先生以及「他的集團」。

春天，正當上海為着「市儈主義」，「客觀主義」，「主觀主義」論爭着的時候，這股風也吹到北大。前面已經說過，在北大寫文章的人，由於生活圈子的稍加擴大，與現實更接近一步，已經意識到問題的複雜。這場論爭也引起他們思想上的反省。儘管自己沒有很多的作品，然而，有時動筆時候，却免不了要犯這種錯誤。這原是個思想問題。因為思想沒有搞通，寫作時候，總不免以靜觀的冷淡態度刻劃着主題。或是主觀的以為事件將如何發展，也就憑着自己的主觀想像處理主題。這結果都不免歪曲現實，和「文藝反映現實」一語，大相逕庭了。

這種思想上演變的傾向也許還不够普遍和深入。這原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完成的，愛好文藝的同學必定勇於反省，勇於向深處追尋。這一年來寫詩的同學們，雖然未曾刊行詩刊，事實上他們却作了更多的事。他們首先是把詩擴充到街頭，帶到數千人的會場上，一一「致沈崇」，「抗暴遊行，校內民主牆上，到處是沉痛的堵頭詩，抗暴行列匯集在東單操場，會則誦散文詩：「致沈崇」，「反內戰反飢餓」運動中，出現你的「說內戰內戰」一類民諺式的極通俗的詩，這時候詩篇的產量也多，像：「蔣主席，我問你，」「滾你的，你們這些無恥的混蛋，」「怎麼辦？」極多爆炸的反抗詩，「給戰鬥者的命令」，更乾脆的喊出：「去搶米，罷工，罷市，罷考，罷課，遊行，示威！」

這些狂喊式的，口號式的，反抗的詩，「給戰鬥者的命令」式的詩，為藝術而藝術的人們，自然不會首肯，這正好標示出詩歌工作者的道路：詩歌工作者沒有把自己局限在狹小的溫室裏：他們選擇了一條廣闊的路：他們要和廣大的人羣融和在一起，他們是在往深處追尋。關的路：他們並不是環境現象，粗劣的鑼鼓的響聲，加上僧人的梵唄聲，再加上從收音機擴散出來的「相聲」等等，所湊成的熱鬧。熱鬧固然熱鬧，然而，健康的人，早想掩着耳朵了。

歌 唱 得 更 響 亮

—— 北 大 一 年 來 的 歌 詠 活 動 ——

去年十月，復員的同學給沙灘帶來了一些新歌，「茶館小調」「古怪歌」經常掛在每個同學的嘴邊；很快的，有許多中學同學也學會了。

可是一開學，因了功課和其他的牽累；北大又顯得寂靜起來，大家的心情那樣壞；沉寂，戒煙統治了一切，每個人都感到生活里缺少什麼。但是缺少什麼呢？

沙灘合唱團的出現，在同學們的心里點燃了希望，希望今後的日子會有生氣些。

一二一週年祭，在四烈士的像前，合唱團的同學唱出了「安眠罷勇士」和「歌唱得更響亮」。這是一個開始，同學們開始知道歌詠就是力量，就是生活裏所不應該缺少而曾經缺少的。

在沙灘正準備着「新年大合唱」的時候，抗暴運動來了，同學們積壓了那麼久對美國兵在中國所做下的罪行的仇恨終於爆發了，浩浩蕩蕩的游行的行列，從廣場出發穿過大街，「美國兵快滾蛋」的歌子響徹了北平，大家都學唱，大家都唱得好。

經過抗暴，北大的同學們動起來了。

今年的初春，文學院院會主辦的詩歌晚會上，沙灘又唱出了「牛頭對馬嘴」，「跌倒算什麼」「你這個壞東西」「青年歌」和「滿州囚徒進行曲」等歌，這次和朗誦配合的歌詠得到很大的成功，並且證明了最現實性的歌曲，也得到最大的歡迎。

「跌倒算什麼？我們骨頭硬，爬起來再前進！」在每個角落裏都唱起來了，陰鬱、沉寂都成過去，大家都感到一種力量在催促，都感到眼前有那麼多需要我們去做的事情，有的參加了同學間的聯絡，有的參加了文字的宣傳，有的加入了歌詠隊。

三月，大一同學也組織了大一歌詠團公開徵求團員，幾天之內就參加了四十多人，四月五日音樂節，沙灘和六一對兄弟就開始以後無數次合作的第一次，舉辦了音樂晚會。

那晚的節目有燕大音樂系主任許先生的演講，介紹西洋交響樂的發展，山巴哈談到勃拉姆斯，還有提琴獨奏，大一歌詠團唱了「光明讚」「薪水是個大活寶」「停止反人民大戰」，沙灘也唱了幾支舊歌，因

爲練習得不够純熟，成績並不很好，但會後，會爲了這次的演出做過澈夜的檢討，大家發覺了許多缺點，大家都知道歌詠工作的嚴肅性是多麼重要。

從此，學校里經常有社團和院會舉辦的晚會，唱片音樂會，週末晚會……

五四，北大同學爲紀念這個青年的日子，舉辦了五四週，沙灘和六一兩個合唱團演出黃河大合唱，一次在文藝晚會上，一次在第四院，當黃河上的船夫發出嘶喊，當黃河開始怒吼，那聲音如同風暴，掃蕩了古城的死寂，和心底的憂鬱；淪陷這些年的古城，這還是第一次聽到這樣的歌聲，宏壯而響亮，這次演奏；大家認識了新音樂，也知道了洗星海——人民的歌手。

不久，五一八，大合唱團的同學和清華同學一起高唱「反對內戰」的時候，在西單被大批青年軍人毆打流血，但是反內戰的歌聲已經傳遍了北平，有良心的人們都體驗到內戰是一切罪惡的根源。

接着歌詠隊的隊員們參加了五二〇大遊行，把歌聲帶到每一個走到的地方，「活不起」——不能打呵！——「告士兵」——告同胞——「只有一條路」——這些歌都是這個時候趕出來的，立刻在每個地區唱起來了；每一句，每一個旋律，都傾訴了聚積了多少日子的苦難，都是多少人的控訴和多少良心的願望。

到暑假，在中學補習班的同學把歌教給中學的同學，兒童夜校的同學校教小孩子唱「讀書郎」。

每天晚上，民主廣場上成羣的孩子，跳躍着，唱着：

——不是爲做官，不爲面子光，只爲窮人要翻身啊！不受人欺侮，不做牛和羊——

暑期里平津十幾個音樂團體聯合起來了，組織了一新音樂團體聯合會，沙灘，大一成爲這個團體的中堅會員，這是北平新音樂團體的一個開始，一個新的集合了羣衆的力量來喊出人民的願望的開始。

助學運動，北大同學隨着音樂巡迴演出隊到各校教唱，「助學歌」，並且參加了舞蹈，在北大四院舉行了助學音樂會，沙灘演出「勝利進行曲」「歌八百壯士」和「鑿春泥」，大一演出，「最後勝利是我們的一游擊隊歌」。

經過這一次的大放，合唱團同學的學習也有變化了。田刻板的練歌，改爲多樣的分組學習，分成舞蹈欣賞，指揮等等小組。

除了這兩個歌詠隊之外，工學院醫學院先修班也都先後成立了歌詠隊。

這一年的道路是艱難的，然而這羣新音樂工作者仍在前進，雖然還存在着許多缺點，但是他們更勇敢地歌唱，「要歌唱，並且要歌唱得更響亮！」

一年來的戲劇活動

戲劇活動開始於去年聯大校慶日，在國會舊四院。爲了慶祝，剛從昆明復一來平的聯大劇藝社匆匆趕排了「禁止小便」和「未婚夫妻」兩個獨幕劇。演出之後不久，聯大的同學分手了，聯大劇藝社也隨着分成兩個子體——北大劇藝社，清華劇藝社。

很快便到了「一二·一」。才分家的兩個劇社，因爲都是「羽毛未豐」，又聯合起來，在北大，清華，燕京，各演了一場「凱旋」。這個劇寫華北平原上，內戰使父親殺死兒子的一個悲慘故事。作者是一位聯大同學。他在一年前的「一二·一」寫成這個獨幕劇，當時便在昆明的街頭，廣場，中學裏演出，收得極好的效果。兩個劇社第一個介紹給北平觀衆的，便是這樣一個劇，這是很有意義的。爲了不會吸收新的分子，北大劇藝社在抗暴運動中沒有拿出什麼貢獻。然而當寒冬過去，第二期開始，這遺憾立刻給補救了。新的血液輸入了脈

管，迎新，討論，寫劇，排演——都緊張起來。同時，一個新的戲劇單位產生了，活潑的大一同學成立了大一劇團。在五四紀念週裏，戲劇晚會占了二個晚上。大一劇團演出了「一袋米」、「一個女人和一條狗」；北大劇藝社則演了「凱旋」和社員集體創作的「開鑿以前」。觀衆裏面，添入了更多的中學生，工友，小孩，和老百姓。戲才演完，反饑餓反內戰的浪潮沖到了北平。北大的戲劇工作同學又來了一次全體總動員。除了重演「凱旋」外，大家還臨時突擊出一個「夜歌」，演了五六場。反內戰的種子又播散了一次。

這一年的戲劇活動，以「陞官圖」作了結尾。爲了助學運動，北大的戲劇團體匯合了清華劇藝社，沙坪劇社，燕大海。劇團，在暑期演出了這個吃力的大劇。這個劇使大家得到很多收穫：它給了戲劇的藝徒們一個嚴格的訓練，而且還教會了他們如何合作。

生活剪影

三院的一角

——記一個二十八個人的寢室

在三院的一角，一個不很大的房間裏，十四張雙層床，住着二十八個大一的同學。

寢室的門前是一片小小的「森林」，陽光從密密的樹葉中投射在他們的窗上，高大的冬青樹的枝葉一直伸到他們窗前的關閉的走廊上來。每天早晨當樹上的小鳥唱起歌來的時候，屋裏也就響起一片愉快的歌聲來了。

屋子是簡陋的，二十八個人住在一起是很擠的，這裏甚至沒有一個好好的書架和書桌，椅子的腳多半是斷了的，牀更不用說了；有一個綽號叫條兒的每天晚上把腳伸在牀外睡覺；他們甚至沒有放書和放衣服的地方。可是這裏是他們二十八個人溫暖的家。他們說：「我們的屋子「冬暖夏涼」。」

二十八個人從二十八個不同的省分和地方來，

最南和最北的地方都有；有從廣東來也有從東北來，最初他們完全是陌生的，而且每個人的不相同正如他們所來的地方相隔着很遠的距離，可是當他們剛一碰在一起的時候，他們每個人就很快的得到了二十七個很好的朋友，搬進這屋後沒有多少天！就開了一次最初的「寢室會議」，會上各人介紹着自己的經歷，個性，喜愛和他的一切，他們變得更加熟識而且了解了。會開完了，他們發覺到他們有同樣的痛苦和共同的希望。最後他們議決了兩件事：第一是以大家的力量共同來創造健康而愉快的生活。第二選「××」為室長每人繳二千元訂文匯報文學等報章雜誌各四種。從此二十八個陌生人變成了最好的朋友開始了愉快，嚴肅，健康的生活。

逐漸，他們發見了二十八個人有着相同的認識，發現了團結使二十八個人的力量超過了二十八個分散的力量，於是抗暴運動考驗了這個小小的一群，那一個時期，寢室里所有的人都參加了抗暴的工作，沒有一個人躲在房間里，接連的幾天都忙到了深夜才回來。于是大家圍在一起報導着一天的遭遇和工作，一個同學突然跑來說：「明天遊行沒有人當糾察隊；糾察隊很重要。」立刻二十八個人把原來的工作交給了別人，自己挺身而出當糾察隊員，

每一次他們爭取工作的主動，他們對於每一件於大家有關的事都是反應最快也是最積極的，因為他們從生活中緊密的團結起來了。

生活中一個重要的節目是討論時事，常常大家興奮緊張的一直談到深夜，在燈下研究着地圖，或者是憤憤的議論着某一問題，有時大家有一個一致的重要的主張覺得需要發表出去時，就立刻把討論得出的結論，叫那個字寫得最快的被大家選為寢室室長的××寫成大字報，第二天一早總有兩個人起得最早的把他帶到民主牆去貼出來。

不久，他們之中的幾個組織起一個壁報社來，這是第一個純粹大一同學組織的壁報，一星期出一次，你在壁報上可以看到「生活一週」之中，經常的談着大一同學的生活，和他們的痛苦或者沒有解決的問題。雖然他們的壁報，不及別的壁報的形式美觀內容充實，但是他們的壁報也是樸實，犀利而敏銳的，因為一星期出一次所以特別忙，每星期日的晚上他們常常抄寫到深夜三四點鐘還不睡，不管怎樣，他們是曾經反映了大一同學的一些意見的。而且也在北大的壁報陣容中，出了一分不少的力量。

二十八個人住在一起久了，大家的感情就融洽

在一起，有一個同學別人在別的地方替他找到了床位叫他搬去，（舒服的單人床而不是雙人床）他說：「我實在不願離開這屋的朋友們」結果他沒有搬。他們之中有誰發生了什麼困難的問題，大家都很關心的來替他設法解決。誰在戀愛上苦痛了，于是大家就和他討論一直到他建立起正確的苦念。冬天誰衣服缺少有挨凍的危險，旁的同學有裕餘的衣服立刻自動的分一件讓他穿，他說「有衣服的人應該分給受凍的人；這是一個真理。」有的同學洗衣服買不起肥皂於是買有肥皂的同學宣佈肥皂實行「共產」，有的同學買不起墨水於是墨水也「公開」，書由於互相借來借去，不知什麼時候起實際已經是屬於大家的了，誰要看就任意取來看只要趕快看完就好。二十八個人生活雖然苦，但是他們的心都是溫暖的，他們相愛着有如兄弟，他們的心目中個人並不是至上的，而羣體才是至高無上的。

也許可以說他們都是敏感的吧；對於每一件事尤其是不合理的事被他們知道了，立刻傳遍了全寢室，跟着來的就是行動，或公佈出去使大家知道，或者貼一張文告讓大家簽名，這個寢室的人們是這樣的熱情揚溢和有着深厚的正義感。可以說他們對於北大的散漫和遲鈍在他們剛踏進來時是不滿足甚

至失望的，但是強烈的希望也從這失望之中開始。他們了解了北大的黑暗面，也看到了光明的一面，但是黑暗的一面是必須於他們自己開始，來把他消除。

每一次運動，他們的反應是快的，討論，了解，行動，二十八個人一條心，說幹就幹，而且要一起幹，從抗暴到人權運動！「罷考，一直到反饑餓反內戰以至助學，每一次運動在第三院他們總是最早參加工作，寫東西，跑各寢室簽名，在膳廳上報告，拿着紙拿着漿糊桶從三院跑到民主廣場跑到北樓跑到西齋，跑到工作室，跑上街，他們的兩條腿跑那極快而不倦，外面的風暴是寒冷的，但是他們的心火熱的，寢室裏一個聲號叫「鬍鬚」的老大哥，有一天說：「我們真是工作的泉源」。

老大哥「鬍鬚」是大家所敬愛的，他是一個最善良的人，家在東北，生活苦得要命，從來沒有穿過一件像樣的衣服，但做起事來就忘了自己，工作忙了接連幾天到深夜四點鐘沒有得到休息，吃飯趕

不到，有時就挨餓着還得做；人雖能幹，但容易動感情，有時事情忙得頭昏，和他一起工作的人不負責又得他倒毒，所以有時事情往往照顧不周，可是不要緊只要回家來，二十七個兄弟帶着他想辦法，二十七個人討論起來很快的抓住了問題的重心，給我們的的老大哥參考，常常也解決了不少疑難的問題，有時想出了一個好辦法解決了問題大家的得意向他說：「二十七個臭皮匠抵得九個諸葛亮呢！」，有時候別人不負責，「鬍鬚」的工作就人手不夠，大家就幫着做，有困難就硬幹，苦幹，別人要說他的話，我們用幹來回答。

二十八個弟兄們這樣的生活着，他們歌唱生活，歌唱真實的友情，歌唱戰鬥，他們唱：「歡迎我們的的朋友加入這快樂集團！」

三院的一角有着這一羣不受人注意的人們，現在到北平以後的第二個嚴寒風沙的冬天就要來了，但是他們却說：「冬天來了春天還會遠嗎？」

大學一年

上了二年大學，許多朋友都說我進步了許多許多。對於他們熱誠的鼓勵，我願意又感謝又慚愧地接受下來。然而，我實在常常覺得自己什麼都貧乏而空虛。有時我甚至冷峭地瞧不起自己，把自己看作一個落在時代後面的人，落後得很遠很遠。

「你過分自卑了。」一位朋友曾經批評過我。我否認，我以為把自己放得渺小些落後些才是一切進步的起點；並且，我相信，我年輕，只要我不斷地學習下去，鍛鍊下去，像熔爐裏的鐵，終有一天，我的生命會煉成鋼一樣純化的，而且，像鋼一樣有用於時代。

我是怎麼樣變過來的？而且變到怎麼樣？

江水東流向海洋，我的步伐是自然而然而，自發而發的。當然，我也不會忘記朋友們的啓示與幫助；誰會點明我的眼睛，誰會攙扶着我走路，誰會是我黑夜裏的北極星，誰會是我濃霧裏指向北斗的羅盤……

誰不會或多或少有過一個個人主義的時期呢？我並不是說這是先天的；正相反，我是說我們的社

會環境，我們的出身教養從過去遺留下來在我們身上的壞東西實在太多了。

而我就是——一個曾經中過毒的，一個曾經只會為自己打算的人。

我十五歲就開始失學了。當着學徒，工人，店員，一直到去年考上大學才算結束了這一段生活。一位朋友常常說我是小高爾基，我一聽見就臉紅，像受到譏諷。說實話，幾年來出賣勞力的生活並不會教會我什麼，除了一把近乎本能的憎恨，憎恨於商場的庸俗與卑鄙，憎恨於資本家對勞動者的壓榨與剝削。

我們的工廠是一間半機械化的化產品工廠。因為半機械化，那就不需要高度的專門技術。不要說不少工人是老板的親信爪牙了，就算所有的工人都團結起來吧也沒有鬥爭的力量啊。你反抗嗎？你罷工嗎？好，滾你媽的蛋！社會失業的人多着呢，一下子就填滿那些空缺了，並且，不夠兩天的訓練，就可以接上工作了。這扼殺了我們反抗的意識與力量。爲了生存，多少同伴只能各顧各地奴隸一樣地拿出善良的忠實的血汗去餵肥資本家的肚皮；多少「聰明」的同事就養成了一種自私自利的人生態度，奉承上司，巴結上司的太太和姨太太，希望抓個

機會就往上爬。而我呢，我的心有所不甘，有所憎恨，有所不爲。就是這一股被壓縮的潛力使我終於能從悲慘與黑暗中，從庸俗與卑鄙中突圍出來。然而，那時我也只是爲個人打算。我記得那時我常常這樣想：「人生就應該有一個錦繡前程的希望，而我把這希望寄放在哪兒呢？我會不會正如一般典型的店員，那麼地勤勤懇懇一輩子，到頭來只是蹣跚了青年，得不到怎樣的成就？現在提起這些來使我感到非常羞愧。爲什麼只會爲自己着想呢？爲什麼想不到：一個人會有什麼出路呢，當整個社會在被少數人剝削和剝削之下？」我不能不歸咎我早年的教養了。我說過：「家庭的平靜與溫暖，香港的民族意識的長期低潮，殖民地『皇家』教育的十足的奴化，這樣的生活環境限制了我所能接受的知識，而知識又決定我是一個什麼樣的孩子。一假若我生長在另一個比較困苦，然而比較有生氣的地方，我相信我會長得健壯得多，硬朗得多的。」

對於我，上大學彷彿是走進了一個新的世界。每天，我睜着驚奇的眼珠子站在那紅紅綠綠的民主牆前，我感到如同受着一種光與熱的洗禮。我的視野漸漸擴大了；我的認識也漸漸豐富了；過去的經

驗和新的感受匯合起來，使我產生了信念，也燃燒起勇氣。我毫不遲疑的完成了我的突破，從狹小的個人主義的圈子走上寬闊廣大的路。……

然而，情感上，我還常常擺脫不了那不健康的尾巴。在理性的認識上，有哲學，有社會科學給我們標出新社會的箭頭，我們不難找到向前走的方向；然而，把自己不健康的情感的殘餘從血肉的深處挖出來，那是一場多麼艱難而痛苦的戰鬥啊！舉個實例，幾個月前，那時我只有半公費，生活相當艱苦。一位窮朋友從遙遠的南方寄來了兩萬塊錢。這使我感動得哭了半夜。我寫下了一篇不是文章的文章，頭一句，我說：「窮，一個美麗的字……爲什麼我的情感那麼脆弱，那麼拖着一個溫情的尾巴呢！爲什麼我不探察出是誰使我們那麼窮苦而只是歌頌狹隘的友情呢？爲什麼不想想：爲什麼幾十億的美金存在國外而國內的學生連學費膳費也續不起呢？」

現在，讓我告訴一切關心我愛護我的朋友們，我的情感健壯多了，我的信念更堅定了，也許我還

潛意識地有些溫情的懷念和蒼白的嘆息，但至少，我是勇敢地和他戰鬥着……或者說，學習着和他戰鬥……我們相信我們沒有不可克服的敵人。

一切爲了多難的人民。這是我要走向的方向。這些日子，我經驗到我二十年來從不會有過那麼的忙碌的、緊張的、愉快的、豐富的、有意義的生活。

最後，我要說：如果一上了一年大學我會經進步」是一句沒錯的話。那麼，我的進步絕不是從課堂裏和圖書館裏得來了。我敢說，今天那些勸人「學我學我坐守圖書館」的所謂學者只是企圖粉飾現實，或逃避現實，總之，是使人 and 現實妥協與向現實繳械而已。姑且不談深入現實吧，離紅樓不遠，每天就有一羣羣飢餓瘦弱的小孩子在垃圾堆裏過着「拾煤核兒的非人生活，我不知道那些高談「守坐圖書館」的和那些關論「人的文學」的大人學者們有沒有看見過；也不知道他們會否想過他們的所謂學術研究對苦難的人民有沒有有一點幫助。我只知道，每天經過那兒時，我自己都上了嚴酷而沉重的一

課。如果我曾經進步，讓我誠實的說出來吧，即是他們教育了我，是民主廣場和民主培教育了我，是「一二·九」四烈士，李聞烈士，附行知先生這些民主戰士的光輝的行動教育了我，是幾位肩住黑暗的閘門，不怕作開一多第二的樊弘先生，向達先生，許德珩先生教育了我。我當想：站在他們的面前，一切糊塗的昏睡的人都應該清醒過來，一切懦怯的自私的人都應勇敢起來的，除非他麻木不仁，或者連良心都沒有。

我願意補充說，我知道最真正的教育還應該在學校的圍牆之外。大概我考試的功課還過得去吧，一位朋友說我適宜於研究學術。我並不反對，只要研究學術是爲了大多數的人民。但我的熱情在燃燒。生命在跳躍，我實在不願靜下來，我願意把自己投進羣衆的旋渦，讓羣衆教育我，鍛鍊我，使我能服務於他們，有用於時代。

「在光明和至善的希望裏，我勇敢直前，一無所懼。」

職員、教員、工友、學生

——中學補習學校生活雜記——

我參加了暑期中學補習班的工作，由籌備到結束，一直有一個多月。感謝這次工作，給了許多寶貴的經驗，並且認識了好多新的朋友。從東北到華北，我第一次看到這樣的學校，這學校是由同學自己建立起來的，學校的負責人是同學，教職員是同學，連工友都是同學自己担任。

我作的事情是總務課的負責人，如果可以，也算是堂堂的總務主任，學校的巨頭，在校務會議上有發言權和舉手表決權，但在同時也做教員，担任一班高中國文，還做工友，買東西，倒水存車掃地板。另外還規規矩矩地坐在課堂上聽過課，在課外集會上從中學同學那裏，得到好多新的知識。我是教員職員工友學生，我常和同學講：我自己可以打成表補習學校的精神，這精神是教職員學生工友打成一片，不分彼此，共同工作，共同學習。這學校不僅是在過着長期因禁似的學校生活的中學同學認為新鮮，就是我們工作同學自己也認為這學校會給古

老的北平注入一般新的血液。因為時間的短經驗的缺乏，補習學校是在摸索中長大的，但我個人是覺得興奮的，缺點固然有，優點更多，結業典禮那天，我讀着同學們自己辦的壁報，聽着他們在朗誦「火把」和他們親切的談話，使我感到一月來的血汗並沒有白流。

在普通學校裏，除了訓導課以外，職員和學生根本不會發生直接關係，職員也是只管份內的事情，不想和同學接觸，學校一切設備只是根據舊的傳統，絕不為同學着想，而在這裏就不然；一切事情都要依照同學的實際需要來做，多餘的不要，給同學添麻煩的不要。因此，總務課的工作，首先要顧及同學。總務課下面有三個部門：一個是庶務，負責購買物品，保管和別的事務工作，後來又加上存車；一個是會計，分會計和出納兩項工作；一個是印刷，要供給補習學校兩個分校幾百個學生幾個科目的講義。另外總務課要出六個同學在公理會分校

輪值，經常工作是倒水和掃地。因為工作的繁重，同學也比較多。第一件事是使在總務課工作的同學彼此熟悉，這樣工作起來會更方便，結果沒有在檢討會上熟悉，而是在共同工作中漸漸認識，其次是徵求同學對事務方面的意見，因為即使一支粉筆出了差錯，也會影響到同學的情緒。這需要和同學時常談話，知道他們對學校的意見，對教課方面的意見，最好是對總務課的意見。我自己能想到的是以身作則，繁雜跑腿的事，不妨作作，多流點汗，並不會損失尊嚴，當然並不是指一味亂跑，事事包攬，還是要有詳細計畫，每個人都能站在自己的崗位上工作，做事務工作，在我是第一次，熱情有餘，經驗不足，因此，做事我可以做得多，實際上並沒有做得太好。

做教員的先決條件是國語說得要使人能聽懂（在特別班的調查表，三十幾個人中十分之九認為先生說話不懂會妨礙他們上課），我的北方話說得還好，雖然有地方夾東北音，但大致聽懂還不成問題。上第一點鐘，我試了一下同學的程度，主要是對於新文藝的看法，結果很好，差不多每個人都知道得很多，高爾基魯迅艾青等作家的書都讀過，於是決定按詩，散文（包括雜文），小說，報告文學，

戲劇（也有秧歌劇），一樣一樣講，有地方就印講義。

每次講書都像一堂考試：我得整天翻參考書，準備講書的大綱，因為教書在我也不是第一次，我講淺近的文學理論，講一些作家：魯迅，田間，趙樹理，何其芳，路翎，孔厥，講創作的惡劣傾向，介紹名著，介紹抗戰中的文壇情形，講挑選的都是抗戰中和勝利後的作品。

我要做的是兩件事：指示同學怎樣讀書？讀哪類書？哪些書是好的？從好書裏能看些甚麼？吸取些甚麼？另外一件事是怎樣寫文章，這並不是講小說作法之類，而是告訴應該為誰而寫？寫甚麼？作家的立場和態度，作家的生活實踐等問題。再從具體例子出發來講這些問題和寫作的關係，譬如找同學自己的作品和題名相似的好作品在一起參看，去了解兩篇作品的不同和好壞。

大多數同學對這門功課沒感到興趣，因為在學校裏，他們根本就沒有機會聽到這樣內容的課程（由調查表中可見）他們自己組織了讀書會在一起研究朗誦詩，並且討論巴金等幾個作家。

存車倒水（飲用水）掃地，搖鈴，或者擦黑板，是總務課每天經常要做的，開始第一天，我去試

了一下，第一次搖鈴，好多中學同學都朝我笑；笑得我直臉紅。第二次好一點，搖到第四點鐘下課，就一點不覺怎樣了。負責這幾項工作的同學差不多也有同樣感覺，而且做的時間長了還覺得有趣。一位在鼓樓西分校工作的同學，在不是自己輪值的時間也去看一下，到後來一面存車一面和同學談天，做得很好。

中學同學看到大學同學這樣作，很過意不去，時常有人來幫忙，有時替搖鈴，有時幫忙存車，有的說：「你們太辛苦了。」其實，這些同學並不覺得累，並不覺得這種工作不是我們應該做的，只想到替別人服務，是最愉快的事情，我們流汗拖地板，跑東跑西，印刷同學每天不斷印着油印機，甚至夜裏開夜車，都是爲了中學同學。

無論做教職員，工友，實在也正是做學生，在那個部門工作上，我都在上着啓蒙的第一課，搞事務，我要學會開東西價錢，還價錢，學會編預算。做先生，我要加緊讀書記提綱，隨時注意並且校正

可笑的手式。做工友，我學會做車牌，拿拖把。爲了得到教國文的經驗，我認真地聽一位同學的課。中學同學的求知的熱情給了我很大的鼓勵，使我更起勁去讀書，去和他們討論書本上的問題。同學們給了我一些新的知識，同學們時常談到的學校家庭的情況，使我對這古老的中國有更進一步的了解。同學的熱情的歌唱，亮爽的笑，給我以熱給學以火，使我更有力量去工作，去爲人民服務。

我記得這些：用心聽課的無數隻純潔的目光，草地上開討論會時紅着臉的激辯，壁報上那些追求光明歌頌真理的文章，未名湖畔幾十對青年扭秧歌的姿態，我記住這些，永遠我不會忘掉。

補習學校結束時，我像喪失了甚麼似地望着一月來工作的屋子，有位同學問我：「會繼續下去嗎？我不能回答，他又問我：「以後這樣的學校會再有嗎？」我也沒有回答。我能告訴他的只是：「將來如果再有的話，我一定會做得比這次更好。」

在工作室

從前我工作的地方限於大學的圖書館和教室，現在則是另外的許多新的：社團的讀書室啦，兒童識字班的課堂啦，學生救濟會的豆漿供應站啦，操場啦，街頭啦，而最主要的是助學委員會的工作室。

我們在助委會工作的部門是秘書處的文書組，專門攢發聘書，起稿和抄寫對外的公函，呈文和啓事。我們有些人過去沒有過這種工作的經驗。徐克老是吵着字寫不好；沙兄說他自己從來沒有寫過正楷；而我呢，已經好幾年沒用毛筆寫過字了，字寫得僵硬，難看。

其他各組的工作同學，有很多也一樣缺乏經驗。快報組畫表，把臘紙刻破了，以致印出來一條直線有一分寬。印刷組的同學只知道一味地多用油墨，老是印不好。一位同學新洗的全身白衣服被油墨污了好幾塊，又一位的頭髮也沾上了。

「老王買不起髮油，到這兒揩油來了！」另一

位開玩笑，用手替他抹了一下。

有一位小女同學來印刷。印刷機放在桌上，比她矮不好多；她印起來很吃力，手，臉都沾上了油墨。然而她印的很好。

時常有來要求工作的中學同學，他們和特別聯絡商量。

「好極了，好極了，請坐，你是那個學校？」負責同學表示歡迎。

「XX中學。」

「你們願意作什麼工作？」

「都可以！」很多都這樣回答。望望全室數十個工作的同學，他們的目光中閃動着又是欽佩又是羨慕的色彩。

「那麼，這樣，你倆明天來。——你很小，可以只參加宣募隊。」

「不，我會抄寫，也可以騎車作聯絡！」他拿起筆在紙上寫了幾個字。

「他寫的很不壞。」另一個說。

「啊，是的，很好！不過——」負責同學向我們這邊看了一眼，「秘書處的文書組工作人數已經够了。或者到別的部分吧——或者就當聯絡吧——你有單車沒有？」

「有？」
「我給你看看去。」

一一

第二天，第三天，我們進步很快。

沙兄和徐克起草，都是一揮而成，文字活潑，簡短有力。我們有時用文言；有時用白話，這完全依對象的脾味而定。給普通機關和社會人士都用文言，給學生組織和胡適先生一類的人物則用白話。

予路的蠅頭小楷是無論誰也趕不上的。他不大說話，只是寫。心方的字又工整，又秀麗，又有力量。徐克非常讚賞地對我說過好幾次：「予路和心方真寫得好，真是我們的兩根大台柱！」

起初用毛筆寫字，很容易手腕痛，現在也好了。徐克把一切文件都收拾得有條有理。他說：「要幹就幹好，我頂不喜抄拖泥帶水的。」

凡發出一種函件，先把收件人的姓名住址和簡略的內容寫在便條上，然後起草，然後抄寫發出，最後再抄一過在底簿上，而把便條歸入「已辦件」的紙筒。

快報組的臘紙寫好了，又細，又清楚，又藝術。編排也越來越科學，標題也越來越新穎了。油印

的同學不再沾污衣服，用少的油墨印出很好的東西來。他們先前是一張一張紙地拿到印刷機上去印，現在把很厚的一疊紙卡在一起，一個人推墨輪，一個人揭紙。

「聯，聯」印刷機愉快地，合拍地響着。

看到這種由實踐中得來的飛速的進步，徐克感動極了。有一次他說：「想起最初開始工作，真慚愧；我和陸澤寫好的公函被執委員退了回來，說太不像話，要重寫；真慚愧！——好在現在進步多了。」

一一

有時候工作少，屋子里便熱鬧起來了。只要有一个人輕輕地哼起「茶館小調」或其他任何曲子，很多人都和起來。有的打開小說，把椅背靠在牆上，悄悄地讀；有的掏出信件，臉浮着微笑在看。一个人叫他「二哥」的同學，不知從那兒找到一把梳子，在仔細地，不聲不響地梳他好多天沒梳過的頭髮。他呆呆地望着窗外的藍天，已繼續梳了二十分鐘之久了。

那邊角上，一個南方同學正在跟一位北平人學國語。

「不對，還是不對！」

「助！鞋！委！——費。」

「不，不對，還是不對！再來：——助！學！委

員！會。」

有兩位還在油印，但是慢吞吞地，一邊印，一邊在對唱「別費」。

「好，好！」有人鼓掌。

不知誰帶來一壺水。「喂，諸位，辛苦，辛苦

；我請客，請喝開水。」

有幾個人像突然渴起來似的，一擁而上；但沒

有杯子……

「喂，喂，隔壁在跳舞！」

「秧歌舞？」

「不，新的，農作舞，×極了。」

「看看去，看看去！」

好幾個人跑出去了。

推油印輪的同學正在唱「古怪歌」：「……板凳

爬上椅，燈草打破了鍋啊，燈草打破了鍋……完！

了。」他用力推完了最後一次。

「小李，小李！」

「小李，小李！」

「聽！」聲音隱約地在外面響。

「小李，來！」

「聽！聽！」

「別看跳舞好嗎？還愁看不到麼！告同胞書印

好了，快拿去……」

「好，馬上就到，兩秒鐘！」

四

一封信壓了好久沒有覆，我忽然想起應當把它帶到工作室去，有空閒就寫。

離上街宣募的期近了，那天下午的工作倒不多。徐克在起稿，予路在寫，我暫時沒有事作。翻開

那封信，看看日期，已經是一個月以前的了。信上說很久見不到我的信，怎麼了呢？希望趕快給他回

信，報告我的健康以及其他的一切情形。

這位朋友的信，過去總是當天回覆的，近來却疏懶了。根據對我已有的了解，他確是很爲我憂心

。其實我現在是健壯而且快樂的。能把自己微弱的力量獻給別人，在我是一個難得的機會。我現在知道用工作！工作的爲人的衆寡和工作的成績來衡

量自己的進步，恐怕是他還料想不到的吧。

我開始倉懷激動而愉快的心情寫信了，這種心

情是我過去寫任何信時所未有過的。

「……你猜想不到我現在是以怎樣的心情給你寫信……我以全部時間和全部精力，獻給為人的工作；而從工作中，我得到過去所夢想不到的欣喜和慰藉……我從人羣中學習到很多好處，其中的一些甚而是過去為我所鄙夷的；我心中常常充滿了希望與感激……」

一段寫完，我默唸了一遍。這和從前寫信的調子是那麼不同啊！從前的每一封信，幾乎盡是久病者的呻吟和偶爾夾雜着的，絕望地呼喚；莫名的哀怨，怯懦的眼淚，……生活在多麼深沉地陷落在痛苦的淵藪之中啊！……

然而現在，我也不過知道了自己還可以進步，還願意進步而已！我是不是已經使自己堅強起來了呢？我是不是自己以外建立好了長久地這樣作去的初步基礎呢？……

我再唸了那一段。顯然地，這太誇張了，我並沒有進步這樣多。

是的，我很少進步。就是在不久，甚而半月以前，我不是還會一度把自己沉浸在莫名其妙的，幼稚的，夢幻的悲哀之中嗎？在那個時候，是不是還和過去的沒有信心一樣，把曾經自以為抓到過的信心無聲地丟棄，讓過去所有的一切更強烈的重現幾乎將自己撕毀，而連向遙遠的關心着自己的朋友求援的意念和勇氣也被抹去了嗎？

你猜想不到我現在又以怎樣的心情給你

寫信……」我把信搓成紙團而眼淚卻在臉頰上了。「喂，快寫，五點鐘以前！」徐克縮手縮腳的座位將椅子遞了過來。

偷偷地擦了淚，開始我的工作。信沒有寫成；然而我想：這眼淚該是最後的。

五

工作完了，也到了規定的停止工作時間，徐克慢悠悠地收拾着東西、各種冊、信紙、信封，便條，都一一整理好。毛筆沒有銅柑，用紙一一捲起來。墨碗放好，壓正一帶寫有「文書組用具，請不要亂拿」的紙條。我把窗子的銅鈎掛起來，以防夜間大風打破玻璃。然後把椅子併在桌子一起。

「喂，老張，我幫帮你吧！」

「不必，馬上就完了，你們先回去吧！老張很快地在印刷。」

「你們先回去休息吧！」二哥還在刻臘版「那麼，再見！」我們先走了。下樓梯，我們唱着歌：

不是為作官，

也不是為面子光；

只為窮人要翻身啦，

不受人欺侮，

不做牛和羊！

（八月二十八日）

學 習 與 遊 戲

——同一學院的大學生活的兩面——

誰說理學院同學因為功課忙而不可參加很多活動？一年來的理學院大一同學，他們遊在功課的重壓下還是展開了集體學習和課餘活動，構成了內容極生動，豐富的學習生活，使理學院的同學一天天團結，一天天進步，表現在工作上的也自然地積極起來。

正由於理學院功課比較重，而個人能力又究竟有限，因此學習上，他們常常需要採用集體方式：許多人聚在一塊兒，把自己不能解決的難題提出來，然後由大家來共同解答。遇到有不同意見時，激烈的辯論開始了。儘管辯得面紅耳赤，好像勢不兩立似的，但等到大家都認為某一種意見是正確答案時，另外的便放棄成見，承認錯誤，衷心同意那個答案。辯論過後又都嘻笑如常，把剛才的論戰早就置於腦後了。的確，這樣的討論方式是最能幫助於每個人。它使發現自己，認識別人，而更重要的是，它指明了一個真理：『真理不怕辯，愈辯愈明白』。從上學期起到這個暑假終了一直進行着的數學討論會和數理化討論會便是他們集體學習

的最具體表現。在不怕幼稚，不怕困難的信念下，即使成績不挺滿意也並不認為失敗。成功不是別的，成功就是高度的熱情再加上不斷地努力。我們期待著他們未來的成功！

加緊學習是他們生活的一面，那另有一面便是遊戲了。既然，他們已認定個人自我學習的不中用，他們也不願把自己孤立起來關閉在象牙之塔裏當書獃子。一年來，他們通過級會間的聯合，開了同樂會，辦過旅行，並組織了個球隊等等。利用空暇在遊玩上面應該是理學院同學最注意的一事，因為他們確是太累了，整年忙在功課裏。沒有適當的生活調劑，是無法肩負求知的重荷的。我們知道他們對遊戲都是陌生的：同樂會上很少有精彩節目；網球隊員是初學的，打一下便出了場子，害得對方跑的不停，氣喘吁吁，甚至還得叫聲：『勞駕撿球』呢；旅行時也是一樣的很不自然，但畢竟都能玩得挺高興，每個人在盡情地痛快地笑呵，鬧呵，好像忘了自己一樣。這種歡樂不是誰給予的，而是大夥兒努力的結果，早先不會玩團體遊戲的，現在

招待工友晚會

六月四日下午七時，北大舉行一個從沒有過的「招待工友晚會」。

六點後，被招待的客人們紛紛來了。

「王媽來了！」九個女同學像見到家人般在喊。

「那頭髮挺亮的一定是我們的理髮師，」每進來一個，招待員連上去，引起一陣掌聲。

「呵！老楊來了！」「歡迎！歡迎！」

「不敢當！」「不敢當！」老楊謙遜地說。

我旁邊的一個同學說，老楊是北大最老資格的人，聽說五四時代送飯給被捕的同學就是他。

人愈來愈多，原來不寬大的禮堂益顯得狹小了。

最初的節目：歌詠。爲着歌詞能被大家瞭解，所以在每唱一個歌之前，都先由一位同學朗誦和解釋，而且所選唱的歌全是民語體裁，於是更易被接受了。

當唱到「停止了內戰才有飯吃，你說對不對哪！」的時候，台下是轟起了雷鳴似的「對」的聲

己都熟悉而靈巧了。

學習與生活決定工作，「大一理學院」這五個字會不止一次的出現在民主牆，在人們的心中會留下深刻的印象。

爲爭取一切合理制度的奮鬥中，他們始終沒有放棄努力。參加競選，反對學校對試續生的不合理處置，以及從抗暴開始的每個大運動之中，都有這團體的分子熱烈參加，與有力支持。現在校內各社團中，他們參加的比例也不算少。也許你會感到驚訝，在五一八血案中受傷的兩個同學也是這個團體的朋友，由於他們的血更促成了理院同學密切的合作，團結得像一個人。

最後讓我們記下今年五一科學晚會上袁翰青教授演講的一段話：「今日中國的科學工作者，在極大的痛苦與矛盾的心情下，不單應對本行學問努力，還應該有熱情愛社會愛國家，愛人類，愛真理。」這正確指明中甸科學工作者的新方向，北大理院同學正以行動來實踐。

音和熱烈的鼓掌。你也許從沒有看過他們鼓掌吧？他們把手高高的向前舉起，比我們年青人拍得更熱情，明亮，和有力。

歌詠後，有兩位同學解釋了「反內戰反饑餓」運動後，便開始邀請客人講話了。

第一個被邀請的是醫學院的一位工友。起初他加住的說了些客氣話！後來他說他們現在的生活了。

「我們一個月才二十萬零四千塊錢，這抵得什麼？教職員們雖然苦，但是他們還有合作社，可以買一點便宜東西；再閒或有的時候還可以領到救濟麵。但是我們什麼都沒有！不用說養妻活兒了。就是自己也吃不飽！在臨大的時候，我們曾經想組織一個合作社；但是有人恐怕我們搞什麼工會，馬上就破壞了。現在我們也要像學生先生一樣組織起來，我們也要吃飯呀！」下面立刻叫起贊成的聲音，他走下台來。另一位全套軍裝的校警走到台上了。

「對於同學們的盛意，我們只有感謝。我不會說話，來北大也只幾年，比起「老楊」來了三十多年，我知道的是很少的，錯了時，請諸位原諒！」他是多麼彬彬有禮啊！

「不要客氣！」幾個年老的工友在台不大聲

說。

「我幾歲起，物價真賤！」他繼續着說「比起現在拿一大疊鈔票換那麼一點棒子麵，真是相差得太遠了。前清時代，雖說是專制時代，但是生活也沒有這麼難，現在是中華民國啦！所謂「民國」當然是人民的國家了。但是人們為什麼日子越過越難？」（鼓掌）三十六年來都說是實行三民主義，說什麼民族民主主義已經實行了，也許一時還能夠瞞過大家；但是說民生主義實行了，那實在是太笑話了。萬元大鈔滿天飛，做一個月事只够一個人吃半个月，還說什麼民生？（掌聲）從前打日本鬼，我們挨過餓，完全指望打勝仗後好好過日子呀！當時誰也沒料到今天連窩窩頭都不够吃的？」他停了一停，接着說：「我們是工人，不敢說話，官老爺說什麼，我們說什麼，他們說「對」，我們只有說「沒錯」。不過我們心裏都明白（台下有笑聲）同學們敢說話，就是因為他們團結，我們老百姓團結起來也一樣有力量的。本來我們也不敢多說話，不過北大幾十年都講自由，言論當然也有自由呀！」最後他說：「關於合作社，我們要自己起來組織，只有團結才行！」

台下起了像戲院裏唱采的聲音。他抱起胸行了

一個軍禮走下台來？

「說得真棒！」

「看不出他能說出這一篇大道理。」另一個同學也表示驚異。

「他已讀到高二啦！現在在旁聽政治系大一的功課呢！」坐在我旁邊的老王對我解釋。

女同學拉灰樓的王媽說話。他，這位樸實的中年婦人終於被推上台來。她想到她的一位不幸的同事。

她說：「有一回有一位同學丟了黃金，學校把金媽拉到警察局去，後來查不出，學校却開除了她。」說着她更傷心起來，她的聲音變了，「這是冤枉呀！難道窮苦人家就是偷東西的嗎？」

王媽的牢騷也引起一個廚工的牢騷，他沒有經過請就自告奮勇，上台說話了。

「我不會說話。」這是她的第一句話。「我們做廚工也很難，比如說呢！膳圍裏新舊同學都有，老同學多北方人，他們喜歡吃涼菜，可是新來的南方同學又喜歡吃熱菜，真不好辦！」同學們帶着歉疚的笑了。

「現在同學反內戰，幹嗎反內戰當然不用我說了，我是一個單身人，沒娶媳婦，無所牽掛，所以

我死也反對內戰！（大鼓掌）因為只有內戰停止，大家才有大碗飯吃。」

最後一個說話的是在抗戰中掛過三次彩的戰士，他自己說他是一個目不識丁的老粗，勝利後回到家一個都沒有。他悲憤地說：「長官原先說：你當多少年兵，就結你多少年糧，但是現在一顆大米也未見着，學生文才高，幫我們大家反內戰，那我們大家應該多出力幫忙！」

那些一向鄙視「下人」是愚蠢的人該到這兒來聽聽啊！這裏是他們最好的課堂，工友們雖沒有唸過什麼書，但對現實是了解得很清楚的。一句話說得對！「任何一個人對於他自己的利益和幸福不是無知的。」

工友們講話完了，啦啦隊開始叫喊了：

「啦啦個力！力力個啦啦；工友學生是一家！」

「一二三，三二一，北大工友真第一！」

最後是話劇，我們圓滿地結束了這個晚會，從此一些被遺忘的人，開始被人們關切了。

灰樓

當我住進灰樓的時候，心里有點興奮，也有點驕傲，「我們是灰樓的主人了，灰樓——這是北大宿舍中最放究的建築呵；這天，地，元，黃，宇，宙，洪，荒的八座樓，這一排排的小房間，房間內粉白的四壁，還有精緻的小行李室，還有一個望向遠方的大窗子，還有……先把屋子收拾得整齊清潔，然後安置好自修的地方，除非要看參攷書，不然誰願意到圖書館裏自修呢？」是的，每一個初來灰樓的人，或多或少都有過這種類似的念頭，都有這種閉門讀書的思想，而事實上，這厚厚的四壁，這一個個緊閉着門扉的房間，的確確把我們禁錮了，它封鎖了我們應該交流的友情。

來到灰樓一個多月後，我連隔壁住的什麼人？讀那一系？是高是矮也不清楚，縱然在黑暗的甬道上碰見了，也不必點頭招呼，呼一聲，各人又關在自己的小天地裏了。

偶然在院子裏碰見一兩個熟人，彷彿是別離很久一樣，「你住在那裏？」「我住天字樓，你呢？」

「我住地字」，大家不禁相顧啞然，這「天」與

「地」之間，真使我們有咫尺天涯之感。

最初，飯廳裏經常有人報告，「聯大同學注意

……臨大同學請靜聽……」。或者「大一新同學

……」，灰樓的同學就被這三條無形的鴻溝，這二

百多個壁壘似的房間把友情一絲絲的分割了。

有一天晚上，電燈忽然熄滅，我一時找不到洋火，猶豫了好幾次，才敢輕輕的去敲隔壁的門，我生怕這門會伸出一副冷冰的臉孔來，但是，她却那麼和善的替我劃着火柴，火光裏，照着她一副寂寞的臉龐，閃爍着渴求友誼的目光。回到房裏，我像發現秘密一樣，「灰樓的人倒並不是麻木的，她們不甘於寂寞」，此時我真想大叫幾聲，把抑悶趕走，讓它震撼這無聲的宿舍，彷彿看見每一個窗子的主人，都伸出頭來，和我應和着，我的心裏閃過友誼的火光。

這種冷寞散漫的生活，是不能長駐在年青人中的。終於女同學會產生了，這是第一個屬於我們自己的組織，它脫胎於女同學聯歡會上，在融洽的會場中，南北同學生互相傾訴過去的生活，好，就從今天起，從過去的描述中，求得互相的了解吧，讓女同學會表現南北同學新同學三條陳線的合作精神，讓它來彌補這意識上錯誤的鴻溝，雖然在許多方面，女同學會做得還嫌不夠，但她所走的方向，至少沒有錯誤，她替女同學辦理過福利事情，收集各同學的書籍，成立一個書報閱覽室，出版過『女同學』壁報……

沈崇事件，是對我們灰樓的一個號召，號召那不甘受侮辱與損害的中國婦女站出來，再加以各地紛紛寄來關懷與慰問的信件，更增加了我們不少的勇氣，女同學一個個走出自己的房間，走出灰樓，參加到工作的各部門去，她們不再關在房裏做鑽牛角尖的夢，也不必儘在房裏寂寞的嘆息，外面的世界，正伸着友誼的手等待我們，這次運動中，我們

曾經用心去發現心，發現了更多相同的心。

接着保障人權，五二〇，六二……等民主運動，都建築在抗暴運動的基礎上，更多數的女同學被動員了，她們和男同學一樣的活動，參加快報，印刷，宣傳等小組，暑假的助學運動，她們除了每天晚上和宣傳隊到各校演唱外，白天還趕製義賣品，上街義賣，聯絡中學同學……她們一次比一次表現得進步。

從此灰樓有了聲音了，有愉快的歌聲，也有嚴肅的工作，而且又一批灰樓的新主人將要到來了，無疑的大一新同學的到來，將使灰樓變得更新更活潑，使我們意味到跳動的生命力，我們熱烈的歡迎你們，決不讓你們再在冷漠中摸索一分鐘。有了你們擠進來的聲音，將使灰樓變得更雄偉有力。

有人說：『灰樓的外表像一隻船』，如果真是一隻船，那麼，這隻船在驚濤駭浪中，正向着太陽出來的地方駛去。

x
x
x
x
x

體育課

究竟學校上課有多少禮拜直到現在我還不清楚，反正再隔十多天就要大考了。我們的體育課還沒有上過一次課。堂堂皇的佈告早就出來了，據說規則還嚴得很。有人說沒有上課的原因一次爲了下雨，一次爲了放假，還有幾次可就不知道爲的是什麼，反正樂得不上，管他呢！

這次可不行了，天氣清朗太陽明晃晃的照着。操場上未融化的雪早經工友們一鏟一鏟的堆到旁邊去了，我只有硬起頭皮換上操衣，

還差五分鐘上課，操場上空蕩蕩的沒有一個人影。『該不上了吧？』私心高興着，然而看看換了的衣服又快喪起來。好容易等到打上課鈴，同學們陸續的來了，她們長袍大衣照常穿着，先生沒有一句責備的話。

點過了名又來了一群同學圍着先生改缺席，隊上的同學偷偷溜走了幾個。

『跑三圈吧？』先生徵求着意見。

『不，不，……』是誰在嘆。

『沒關係，只在場內繞三圈。』

我們動了起來，極奇怪而凌亂的隊伍，大家一面笑一面說話，還有幾個中途退出的跑到兩圈半，不知怎麼就停下來了。

『下次跑的時候不要笑，一笑就沒有力氣跑了。』先生笑着說。

『我們分成兩隊打籃球，本來女子規則應該畫線，今天沒有畫出來，就打男子規則吧，第一隊的先打，第二隊的休息。』

有一半的人走到操場邊上坐着站着，走來走去

『報數！』

『一二三四五六……』

『誰要球？誰要鞋？』

『沒人作聲』，恰好工友送來了一個排球。

『我們打排球，打排球！先生。』

『好好好。』

分散到邊上的人只好又重新加入，成一個大圓圈，托球開始了，輪流着一個人作中心向四圍托，穿長袍的身子實在不靈便，加上風沙括來，大家都揚着眉頭勉強伸出手來。輪到誰作中心，她只托了一下，便說：

『先生，我的手疼了。』

『換一個人。』

原來如此

新近認識朋友老李，當他知道我是一位復員的
青年軍後，下面是我們的談話：

友：哦！你也是青年軍？說實話，老康，過去我
一聽到『青年軍』可真有點頭疼！

我：這很奇怪，像你這樣對『青年軍』印象不好
的人多着哩！

友：你說是怎麼回事呵？

我：這應該歸功於一向的『軍爺』，在一般人心
理上掛了號——難纏。所以，你主觀上先打
起間號，再加上有些人表現得實在差勁，如
態度傲慢，功課不好，說不定有人還負有『
特殊』任務，這樣如何會使人發生好感呢？
不過，事實上這種人的確是少數。而造成此
現象的原因却很多，一時不能詳談。

友：軍人的痛苦，我是瞭解一點，但你們總算幸
運待遇高，退役後仍有學校上，能告訴點你

這樣慢慢的打着球一會兒球不聽話，滾走了，
拾球的人一步一步的去追，等到球被操場旁的冰泥
所污後才彈了起來，又一下下的把鏟或朝地而輕
輕擦着。大家的眼光都集中在她身上，好容易擦完
了，又開始托球。

不知那兒來一架飛機從圖書的屋頂上掠過，不
約而同的，大家都轉過頭去望着，讓球靜靜晒着太
陽。

「什麼時候了？」先生問大家。

「馬上就下課了。」

「再托一下，就下課。」

又無聲的托着球，忽然一個同學驚叫了。

「戒指，我的戒指！」

「怎麼啦？」

「剛才托球丟了！」

「不要吵，大家停一下，幫着找，總在這場上。」

先生鎮靜的說。

大家丟下了球，仔仔細細的檢查地面像煞有介
事的，做着彎腰運動。

「找着了，找着了，哈哈。」

這時下課的鈴響了，隔壁操場上不知那一位男

同學在大叫×××「下課點名快來呀！」叫了好幾

聲，遠遠的才有幾個人走過來，可是那位先生說：

「不點名了，下次不許到處跑！」這次體育課我抱

怨着自己不該換衣服，又因為找戒子沒有早下課。

的感想嗎？

我：說來話長，反正我們是受騙了，憑着一股熱血去從軍，誰知道是訓練你作奴隸。當木頭人，要服從『領袖』，效忠『黨國』。然而這種政策成功嗎？去年在東北有一批同學爲着退伍就不知鬧過多少次，誰願作『內戰』的炮灰？待遇，在正常國家裏沒有甚麼希奇。但我們想到繩子細着的壯丁，還猜不遑甚麼用意嗎？

友：可是你們也學得一些東西了？

我：自然，在技術上不能說一無所獲。而最重要的學會了吃苦，更認識了現實，看穿了偽善者的面目，和誰是人民的敵人！

友：認清現實，一個人應該更堅定。

我：只要不是『別有居心』，富有正義感的青年朋友，會團結在一起的。拿去年『抗暴』運動講吧！有些傢伙苦心積慮的想破壞我們，想用『命令』來壓制我們，可是結果怎樣？

友：噯！想起來啦！五，二〇遊行，你們的隊伍

倒真惹人注意，那就是他們失敗的 answered。我：噫！你不知道不？隊伍中怒吼着『抗戰軍人不打內戰』，街兩邊的現役軍人可真默默點頭呢？

友：作爲一個現代的青年人，爲正義民主而鬥爭，就是成敗的試金石。所以在你們復員到學校以後，逐漸地大家都有了深一步的瞭解。老康，以前我對『青年軍』的成見真是錯誤呢？

我：因此，可以說學習，工作，集體生活是我們團結的最好方法了。

友：是的，我們要珍貴這個經驗！還有，聽說暑假中命令你們到夏令營受訓是怎麼回事？

我：還不是那麼一套『真金不怕火鍊』西苑的游泳池，對身體倒挺有益處。每天還指定題目，討論『如何領導學運』呢！

友：哦！原來如此。

生活在羅道莊的人們

——我們的農學院

我們住在羅道莊——北平西郊的一個寂靜的小村落。這裏聽不到大都市的塵囂，我們是被浸在大自然無言的音韻中。

讓我把生活在這裏的人們描述給你，並且告訴你：一年來他們是如何的生活着。

先說環境：的確，毫不誇張的說，農學院的環境是真美。瀰漫着似雲霧的遠山，看朝霞，聽溪流，都會使你陶醉，所以到這裏來遠足的同學總會贊嘆着說：「你們真福氣，有着這麼一個好的讀書環境。」

的確，是個好的讀書環境，然而，却又偏偏的遇見這一個不讓你好好讀書的時代，於是，問題就發生了，而住在農學院人們的生活却也不像一般人想像的平凡了。

廣漠的荒原只要有一顆火種，就可以引起燎原的烈火，第一顆火種就是「自治會」操縱選舉的事，說來很可笑，全院三百多人，「他們」竟以七十

八票的「總投票」組織了「自治會」，並且在校方「備了案」，而開始執行起職務，替同學謀起了一「福利」。

這件事第一次刺激了「不問世事」的羣衆，也第一次使愛自由愛民主的人們發出了憤怒的吼聲，於是在一晚之間竟有一百二十餘人聯合簽名否認，當他們自鳴得意的公佈他們的「官銜」和組織大綱「時，這一百二十餘人聯名的「我們否認這個非法自治會」的宣言也就同時的公佈了。

這在農學院是一次「空前」的壯舉，也是農學院愛自由愛民主的人們第一次向黑暗勢力的突擊。事情繼續演變下去，「自治會」終於宣告解散。

以後農學院的人們不再作隱居讀書的夢了，站了起來，堅強的面對現實，向真正自由民主的大道邁進，而在這次堅苦的考驗中，使一向不相識而具有同一愛自由愛民主血液的人們遇到了一起，他們

驚異他們竟是這樣相象，而且人數又是這樣多，他們顫抖的握緊了手，就像發現重生的親人一樣。

「五二〇」，農學院的同學們重應了這偉大的號召參加了行列，但當我們含着激動的眼淚回到雜道莊時，却發現了滿牆滿壁貼滿着侮辱性的標語，那些不加考慮的詞句，實在讓我們難以想像的是出諸一個大學生，憤怒，厭憎充滿在我們每一個人的心底，於是就在一夜的突擊精神下，完成了我們抗議的回答，我們並不想有甚麼辯駁——因為，說老實話，他們那些是根本不值得辯駁的，我們只想讓他們知道：真理是甚麼？我們年輕人終日追求的又是些甚麼？

我們這一年就生活在這些鬥爭的生活裏，然而我們却都很快樂，當我們發現真理一天一天離我們近了的時侯，當我們發現我們的夥伴一天一天多起來的時侯，我們就會立刻忘記現實給我們的苦痛，而盡情的歡樂起來。

暑假，該是我們一年生活總結的時侯，我們驚異的發覺了我們是較以前健壯多了，現在我們已經能够坦然的站在民主廣場上，這在一年前的我們看來，是一件多大的奇蹟呀！

我們檢討我們的收穫，我們發覺這是「集體生

活」的賜予，在「集體生活」裏我們知道了如何向人民大眾學習，在「集體生活」裏我們認識了甚麼是我們的朋友和甚麼是我們的敵人，尤其珍貴的是在「集體生活」裏我們找到了「真理」，並且知道了如何去獲得它。

我們正在計劃如何去創造我們暑假的集體生活，「助學運動」給了我們啓示，我們激喜的接過了我們應該擔負的担子，在工作上，我們建立起更完美的集體生活，我們全體由城外搬到了城裏，那兩間大大的教室便是我們的家，大家都生活在這裏，大家互相關懷着飲食，大家互相交換着經驗，有人累病了，我們以親兄弟姊妹般的友情慰問他，有人工作失敗了，我們以親切誠懇的語句來勉勵他，一天工作完了，我們唱，我們跳，我們像又恢復到童年時的歡躍。

「助學」工作結束了，我們獲得想像以外的成果，然而我們覺得金錢上的收穫是次要的，能够以這次工作的機會，使我們更親切的團結在一起，而向更多的羣衆學習，却是一件更大的收穫。

現在，又開學了，雖然功課上的繁重會使我們沒有更多的時間在一起，但我們一定會記取過去的經驗：「集體生活」「集體學習」。

北洋平部與本校工院合併的經過

北洋大學北平部合併到本校工學院來，也稱得是。按一年來重大事件之一。中間經過許多波折。實際參與這個事件的多是前北洋平部同學。但結果能這樣解決下來，也不是一般所能意料的。它給我們一個很現實的教訓，青年本身的團結和苦鬥終會衝破那些黑暗的勢力。也祇有苦鬥才能在這個苦難的國度裏獲得生存。

今年四月，北洋平部的同學們在報紙上得到了一個傳聞，說教育部要北洋部在今年暑假遷到天津去。不久在北部的紀念週上使這個消息得以証實，但平部主任陳蓋民先生解釋是：「事實上有很多困難，幾乎是不可能的。希望同學們都不要理會。」但究竟是一件關乎前途至巨的事情，同學們不能完全把這一件事拋開。揆着北洋代理校長金問洙先生因公赴南京又回到北平，知道教育部的決定又進了一步：暑假不再續招新生，平部全部遷併天津，於是平部同學們的心情開始不安起來。在同時北洋校當局又訂了一個局部遷津的辦法，是要分年級的前後遷去，預定今年首先遷暑假後的二年級。留三

，四年級在北平。這個辦法使他們由不安轉到不滿，因為這樣遷移不僅要是浪費許多資財，並且削減一個工業學府，並且平部行將結束，許多教授們也不能再安心地執教，覺得實在是一個敷衍同學摧殘教育的作法。並且學校也似乎不肯負責求具體解決。於是同學們向北洋當局請求不分年級全體遷津，或者是調整系別，不使相同系別分設兩地以免受教授，設備，經費等多方面的牽掣，並且派代表到天津去和天津部教授與同學聯絡，然而這兩個請求，也正如陳蓋民先生所說，基於實際上的困難不能實行。遂幾次上呈文給教育部要求收回成命，希望能使同學在永久性的安定讀書環境繼續求學。但部方毫不理會，他們祇得再一次用懇切的言詞向教育部請求合理解決。但仍被漠然置之，所以在他們第三次要求解答和辦法的呈文仍被置之高閣的時候，（大約是五月十四日），經大家一致議決，便開始忍痛罷課了。罷課不久，在五，一八血案發生那一天，北洋平部的同學們由於正義的激動自然地和北大，清華的戰士們共同行動起來了。以後反俄俄反內

戰運動掀起。北洋平部的問題在一連串更刺人心月的血的吶喊下就無形擱置。大部分的同學們都參加到光榮的隊伍裏，獻出了他們的力氣，這樣一直繼續到六二，各校都已相繼準備復課，但這個問題卻沒有絲毫進展。

後來遂有同學訪問本校胡校長，請發表意見並請幫忙解決。

他們找到胡校長來談這個問題也是有些原因的，在前年各校紛紛復員，北平臨大分發的時候，教育部曾經擬議當時的第五分班（即工學院）由北大，清華合辦，但當時是決定不招新生的。這樣遭到了同學的反對，最後才改由北洋辦理，而根據北洋辦理了一年的情形來看，因為分在北平兩地，互相牽掣的地方太多，平部的組織不能確定，機構不能刷新。遷津問題發生後，同學原求全體遷津或調整系別又不予採納，最後才致慮到倘使北洋本身不能合理解決，則由其他國立大學接辦同學們也可以得到安定的讀書環境的，但在北平的各大學中，當然以本校來得最便當；因為本校工學院設立不久，許多基礎正在建造時期，同學們既能在新的環境裏求更新求進步，而校方也可以利用這既成的規模求擴充建設。

這樣和胡校長交換意見的結果，胡校長認為在以下三個前提下是可以考慮的：一，教育部希望由北大幫忙解決以問題。二，北校當局希望北大幫忙解決。三，本校理工學院師長們的同意。從此以後，因為事實上全擬遷津和調整系別都已經達到絕望的境地，於是大多數同學，都希望由北大來幫助解決。

胡校長所談的三個前提，在教育部確實是希望由北大接辦的，所以後來有電文給北洋校長請與胡校長洽商此事，而本校理工學院師長後來也都同情此一問題。然而進行當時，因與北洋中間稍有誤會，曾一度擱置下來，甚至停留了很久，這期間，問題解決的前面是一片迷濛暗霧，而北平大學工學院的校友爲了他們正常復校的態度，發表了要求平部恢復戰前的平大工學院的聲明，同時有一部爲了自身利益不惜利用手段的取類，和一些專門在操縱社會的惡勢力便唱出許多高調，栽下許多荊棘，企圖使這一問題改變方向。然而北洋平部的大部分的同學則一直在努力推進這一問題的解決，與一些無形的阻力不停地搏鬥着，同時更爲了珍惜課業，也在六月中旬暫時休罷，並且通過了學期考試。但是出題的交步與書文生來沒有一天停止過。

先修班

一年來的生活

「生活就是戰鬥」幾乎每個在先修班生活過來的同學，都會深深的體驗到它的意義。

這一年，最使他們感到威脅的是生活問題，先修班的同學沒有公費，狂漲的物價使手中僅有的法幣一天天跌價，最低最簡單的物質生活也被人剝奪了，窩窩頭，清水煮的菜，不講味道，不談營養，就是這樣的生活都不容許過下去，去年舊曆年關，物價飛漲，三分之二以上同學繳不起膳費，眼看沒有錢人正在安排新歲，而他們却為餓肚子發愁，今年六月裏，當物價又開始上漲的時候，他們終於斷炊了，那天晚飯，同學餓着肚子，圍在飯廳前走廊上，他們明白這是由於什麼緣故使他們連這最低的生活都維持不下去，憤火在心中燃燒，雖然無處申訴，但憤怒的火焰，終有一天會爆發成力量，向無恥的製造飢餓的劊子手們，索回應享的生活權利。

學期結束以後，教育部派了一位田次長到北平來，專為解決北洋平部的問題。隱瞞已久的焦急人心的問題才有了解決的曙光，經過這位次長實地的調度與周旋，終於在七月二十五日教育部發表正式訓令由八月一日起由本校接辦北洋平部，這一個合併的事情終於實現。

這個事件中的波折是無法更詳盡地加以說明的，朋友們，這正像你們經歷的其他你認為很憤慨的事情一樣。他們，那些象徵黑暗的人是不允許我們更多見到一點光，不允許我們年青的伙伴們能靠得更近。因為這使他們更會毀滅的快些，所以，那些遮掩在雅緻的表面下的醜惡的東西，還是繼續存留着膨脹着，那些，在這樣的國度裏應該是你們所習見的。

如今，我們已和從前北洋平部的朋友們拉在一起了，許多溫暖的心靈和強壯的臂腕們結合起來成爲一個強有力的環，那環將爲發展北大而努力，那環將爲人民幸福而獻身。

學校對先修班是存在着相當歧視的，許多次他們向學校交涉中，有些校方負責人幾乎否認了先修班同學會取得北大學籍，以課程來說，就是極不合理，文法，理工，醫農都被強迫學習着一樣的功課，上課不久，同學再三要求在課程方面分組，文法組著重英文國文，理工組著重數學增修理化，但都被無理拒絕，最後他們忍痛罷課，那是十二月二十五日那天，陳訓導長竟對他們說過這樣的話：「你們要罷課，我就解散你們，」罷課沒有自由，要求合理分組的呼喊也算給壓住，但是一股說不出的悶氣，在每個同學的心裏，向誰去訴說呢？

要成立自治會，學校阻難，許多次的學生運動，學校阻難，可是同學不會退却，用各種方式去對付，而普選產生的自治會，在風雨飄搖各種打擊交加的情形下，日益鞏固，而且不斷求進步，在許多次學生運動中，先修班同學都表現得很好，實生活給他們太多了，怎麼能沉默呢？

在這個沒有人權和自由的國度裏，先修班同學

的遭遇也是最不幸的。美國帝國主義的獸兵姦污了我們的姊妹，沈崇就是先修班第五班的同學，前一天還在一起研讀，但是突然就遭到這個不幸，當這消息傳到先修班的時候，立刻掀起了多少日子的心底怒火，這怒火立刻燃過了整個古城，整個國家，「要美軍滾蛋！」

六二反內戰的號召，明亮的指明了這時代青年努力的路向，在這一運動裏，先修班同學一直站在行列的最前面，五一八西單血案，先修班六位同學最先受到統治者無恥的鞭撻，光榮的躺在醫院裏，五二〇大遊行，幾乎所有先修班的同學都參加了行列，喊出了中國苦難人民的控訴和要求。

在四院，參加各種團體活動的同學，經常受到威脅和恐嚇而民主壁報的被撕，幾乎也成了常事，但他們毫不畏縮，在殘酷的摧殘與功課緊壓的隙縫裏，壁報一天天的增多，團體一天天的強大。

一年了，在無數次暴風雨襲擊下磨練過的先修班的同學，他們認清了今天中國人民的苦難，他們將更堅強的戰鬥了去。

北大的大團社

——以筆劃多少為次序

▲▲大衆社

大衆社是「一二·一」週年紀念前夕成立的。成立不久，因為我們在壁報上戳破「學生報」的謊子泡，所以壁報被撕引四一場爭論，但到底「得者多助」，「學生報」諸君不敢再無理辯駁了。而且「學生報」却因此無法再有讀者了。而大衆社經過此次戰鬥後更堅強地發展起來，這也象徵着民主勢力在北大開始抬頭了。到後來民主的浪潮是一波逐一波的奔來了，大衆社伙伴都完全獻身於工作，從未懈怠，而且始終是站在陣線的最前哨。

但是鬥爭是長期的，工作是艱苦的，現在這一學年又開始了，經過暑期長時間的檢討與積極的發展，大衆社的內部無論是質與量方面雖然均已有了巨大的增進，但還得加以充實。目前我們的工作，除經常出版壁報外，爲着便於集體學習，我們組成一個讀書會。爲着探求更多的知識，我們有個翻譯小組，（英，法，俄，德，日五組）同時因爲有幾社友是來自遼東外的，故又組成邊疆問題研究會。這一切都證明大衆社經過一年的發展，已步入新的階段。然而它工作的成就還待於同學的指導與我們自己的努力。

▲▲文藝社

應該坦白地承認，一年來北大文藝社底工作，在文藝社短短幾年的歷史中是最沉寂的一年，然而也是最有意義的一年。表面上可以顯示出來的工作是比過去少了，但無可否認的，這一年來文藝社內部卻有一些新的東西新的力量在生長在困苦地發展了出來，文藝社是在現實歷史鬥爭急劇而蓬勃的大潮裏面誕生出來的，一個先天脆弱甚至帶有幾分壞血病的小團體。雖然它是應着現實底需要誕生的，但由於它這種先天的不健康的性質，所以一開始就決定了它和這現實歷史鬥爭本身在精神上是互相分離的。

幾乎從聯大開始到結束，文藝社就一直受着這這少烈的思想和情感所撫育，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許多中層主義者底似是而非的「經驗論」「技巧論」也給了文藝社非常深刻的壞影響，似乎一開始，大部份的社員就是抱着單純的「學習寫作」「學習技巧」「獲得文學修養」一類粹的目的而結合起來的，文藝必需成爲推進現實歷史鬥爭推進現實人生鬥爭底武器的這一意識，除了極少數的人外，幾乎就一直沒有可能被把握到。因此這就必然的使當時的所謂和實際工作底配合，只成了一種無可奈何的出于義務感底去符合政治局勢的一種努力了，而多數的社員和當時的負責人却又是沾沾自喜帶有幾分才子氣的人物。在社底內部寫過幾篇小說的就成了小說家，寫過幾首詩的就成了詩人，寫過兩篇書評的就成了批評家。這些雖然只是

在座談會同樂會或在茶館中作為談笑風生，但在當時是確實傳達出了他們底沾沾自喜的心情，和自鳴得意的氣味的。

像這樣脆弱的一個團體，當現實形勢急劇變化的時候，自然會臨到瓦解潰散的危機。而事實上過去一年開始的時候，文藝社也確實陷進難於振作自拔的地步。這時候奮的潰敗，而新的力量，新的精神却跟着萌發生長，意識地否定了舊的傳統精神，默默地當然也是艱難地和不合新文藝底戰鬥精神，戰鬥立場的東西，進行了一點一滴的鬥爭。壞的素質有許多就隱藏在社員自身，因此這鬥爭就不能不是困苦而艱澀的。但是無論這一種成紙多麼微小，一年來文藝社確實是在困苦的鬥爭裏面，慢慢地前進的。

在過去一年中文藝社只出過八期壁報，舉行過三次討論會和一次演講會，這些工作要作為成績看的話，確實是非常可笑的，但一年來工作的主要意義却並不在這裏，而應該是在把它底精神從市儈式的遺少式的平面上拉回到和現實歷史鬥爭，現實人生鬥爭底深處的結合裏面，使日有可能在鬥爭裏面經受鍛鍊，不致自得其樂地從痛苦的現實生活飛走。那麼，未來的文藝社應該繼續接受這個鍛鍊，站在服務人民保衛真理的立場，認真地戰鬥下去。

▲▲北京人社

開始時，社員十五人，文，理，法三個學院都有。有

些是先有友誼，大多數是加入後才彼此認識的。各人來地不同，口語不同，見解興趣亦不盡同，但大家却都有年青人共有的真誠；祇憑這點東西，半年來，大家就親親暱暱的處在一起。「不同」，促成了「他山之石」的作用，增進了各自的反省與改進。

「增進學習，練習寫作。」，是她的宗旨。不過，師作的不夠，尤其在學習方面，集體學習與研究的習慣，仍未養成。

出壁報，是她的中心工作。期刊十天，說的都是真心話，我們有這點自信。她痛罵過，呼籲過，也熱情的攪過。在「撕風」大行時，她受過重傷，但第二天重抄一份補上，又倔強的站了出來。她以「能出」去答覆「能撕」；以「不怕撕」的精神，去教育那幫撕報「英雄」們！不久，「英雄」們做勝了；「撕報」是卑鄙行徑，變成了大家公認的法規。

「五四」週時，她辦過「五四史料試展」；兩天之內，參觀者，達四千餘人。二十八年了，「五四」的眞面目，一直被人有意的蒙蔽着；她要扯去黑布，擺出史料來，讓大家親自去認識。一位參觀者，建議編印「五四史料輯要」，她接受了，但到今天還在那裏放着；這並非不願，而是力薄。

招考新生時，我們出過一期專號，

「北京人是人類的祖先，是人類的希望。」敢說，敢笑，敢怒，敢罵，是副刊號發刊詞中引用曹馬「北京人」

裏的話。半年來，她一直向着醜惡進攻；「打擊黑暗，迎接光明。」更是她今後的責任。

風浪越大，站得越穩；她一向大而無鋒。

▲▲ 吶 喊 社

去年十月，在北大第四院出現了一張叫做吶喊的壁報，在呼籲南北同學的團結上，「要求美軍退出中國週」運動上，曾盡過它的力量，它就是吶喊社的前身。

吶喊社的正式誕生是在「二二一」週年紀念的那天。它的擴大組織，大批吸收社員，却是在抗暴以後兩個星期。那時大家的要求是集體學習，集體工作，集體創造，吶喊社的方向盤，正是對準了這個。

吶喊社經常的工作是分爲兩個部門的，一個是壁報，一個是讀書會，後者是比較重要的。

吶喊自誕生那天起，就具備了許多先天的缺點，例如我們的理論水準很低；許多社員還保持着濃烈的小圈子生活；讀書空氣不濃厚；但是這些缺點並沒有摧毀了吶喊，相反的，吶喊却在繁榮滋長，漸漸的強壯起來。

吶喊的朋友們很愛玩，每次玩總是盡興而歸。

吶喊的朋友還有一種實幹的作風。我們頭做長玫瑰的團體，佈置會場等工作，在這回暑假的助學運動裏，吶喊社的朋友不但全部都參加了宣襄隊，而且我們是成績最著的拚命者。

最後特別提出來的，是吶喊的自我批評的作風，我們經常做自我批評，而且是不客氣的露骨的批評。我們以爲能自我批評才能改正缺點。因此彼此的的情感更親密，態度更誠懇坦白，大家都說，我們都是知己的兄弟和姊妹。

▲▲ 風 雨 社

三十五年的十一月，北大剛剛復員；那時，我們是生活在寒冷，混亂，陰沉，窘迫……裏面。大家也時常記得當時流行的「古怪歌」吧！……只許牠們汪汪叫囔，不許人剛出房來講話。……讀歌聲實流出我們的鬱悶和憤慨。然而，這些時是短暫的。我們——正如衆多的同學們一樣——不甘忍受這無解的沉重的寂寞。於是，我們成立了風雨社。

「風雨如晦，鷄鳴不已。」

這是我們社名的取義，也是我們底社的用意。我們在風雨如晦的今日，以我們的喧嘩加入還不已的鷄鳴中——讓細微的聲音更響亮更有力，讓沈睡的人醒過來，讓休息過的重新振作；繼續努力！

因此，我們從來不吝惜我們底筆；我們出壁報。我們對醜惡絕不徇情的口誅筆伐。

但不僅僅是用我們底筆的。只要需要，我們傾實獻全部心力和體力；我們提漿糊桶，我們跑腿，我們轉貼……在每一次工作中，我們固然得到進步，但無過焉。

工作的考驗，我們愈感到空虛，於是，我們戒出「加緊學習」。

我們要讀書，除了讀課本，我們還讀別的，那怕被官方認為是「邪說」的。

這暑假，我們的社友增多了。我們底新伙伴帶着滿身精力走進來。比以前，我們玩得更熱烈，我們笑得更嘹亮。但我們工作和學習得更認真。我們的讀書會，有哲學和經濟兩組。我們經常座談，經常討論。要是有空，我們便彼此「串門」，傾談心曲。我們發現：每個人都坦白熱情，每個人都有過和有着苦痛的體驗。而因此，我們的手握得更緊了！我們原是「風雨同舟」的。向前划吧，向前划吧！

我們曾出過一本「五四在北大」。簡單地記下三十六年北大同學舉辦的光輝的「五四週」。這裏，我們祝福有五四傳統的不懈不忘的北大人。願我們再創造，再發揚新的五四吧！

▲▲ 黃河社

黃河社是發生在抗暴的暴風雨中的，一開始就以開將的姿態在北大出現，它年青，熱情，敢說，敢罵，更敢於面對現實。每當校內校外重大事件發生的時候他反應得最快也最強烈，但是他並不是一個風頭主義者，在每一次運動中他的社員都抱着「不願當主席，但願刷漿糊」的原則參加到最基層的組織中去。

有人說：黃河壁報喜歡罵人，是的，他刺畫過種種英雄們的嘴臉，質責過毛主席，密援過倒陳運動。批判過傅斯年，燕樹棠，正因為這樣，「黃河」成了某些人的眼中釘，於是「黃河」第四期就成了「搗瓜」中第一個受難者；燕樹棠也在課堂上公開詆毀「黃河」是「外面的人寫的，這些他都忍住了」，但是這些詆毀並沒有使我們屈服，因為我們，自信還有一份執著於戰鬥的勇氣，只要北大這一點可憐的說話自由還能夠繼續保存，「黃河社」是要堅持一貫敢說敢罵的作風的。

▲▲ 新詩社

北大新詩社是聯大新詩社的一個分枝，一個繼續和發展。

聯大新詩社成立於一九四四年四月九日。那天有十三個愛詩的同學下鄉找開一多先生，將他從齊堆裏請到陽光底下講話，又請他做了新詩社的導師。那時，昆明的民主運動正經「倒孔」後的長期休眠剛剛醒來，情緒正需培養，新詩社的成立十分適時，它走着人民藝術的方向，努力在荒蕪中創造朗誦詩，密切地配合着民主運動……

北大新詩社就依着這條路向前走。它現在的導師是沈至先生，工作以詩朗誦為主。參加過去年抗暴隊伍的人也許還記得，當大隊在東單停腳時，詩朗誦曾怎樣增加了他的憤慨和力量。但較完整的朗誦卻是在它今年的三週年紀念晚會，以及其他（和一些歌詠團合辦的）詩歌晚會上。

接着，在反饑餓反內戰的運動裏，它又組織了朗誦組，聯絡其他各校的詩歌工作者一同工作。也許是他們，使北平第一次有了街頭詩。民主廣場裏也因爲新詩社的在場而擴大了怒吼的音量。

另一方面，它請過幾位在位的先生作專題的詩歌演講；出過幾次壁報，上面貼些吼罵的詩；還和其他團體合印了「五四特刊」，「詩人節特刊」，「北平詩聯特刊」；油印過一本「新詩年選」。社員們有時也聚在一起討論過些詩。「王貴與李香香」，「馬凡陀山歌」，「泥土的歌」都曾引起不少的爭辯，給予不少的收穫。

今年六月二十三日詩人節，北大新詩社和別校的詩社合辦了一次盛大的紀念會，會上大家計劃了「詩聯」的組織。現在北平詩聯已經成立了，新詩社的社員正在歡迎着愛好詩歌的同學去和他們一同工作，一同學習。

▲▲▲ 實學社

「實學社」是一個純讀書團體，人數相當多，依讀書興趣，分爲四組：哲學組，社會學組，時事組，文學組，經常的活動，用壁報，討論。主編的壁報有：「時事」，「求實」，「文學」，「實學」。討論會各組每禮拜部有一次，很少間斷過。哲學組討論「新哲學大綱」，社會學組討論「歷史唯物論」，都是從第一章起，由一個人負責擬列大綱，逐節逐章討論。大家時常爲着一個「名詞」，一個原則爭得臉紅脖子粗的。文學組曾經討論過蔡儀的新藝

術論，成績却並不好，只好「改革」。現在是不限定討論某一部書，而要求廣泛的談文學理論的書，甚至哲學書，但討論還繼續進行。討論書本上或現實中發現的問題，及作品，——名家的及自家的。

「愛書本」就未免有幾分書呆子氣。復員後一年來的實學社，得到的批評是「脫離現實」及「不活潑」，這個暑假來了個大反省後。生活，學習態度都有了改變，但決不放棄「討論」「讀書」的原則，大家也感到需要「活潑」一下，於是沙啞的喉嚨，也蕩出歡聲來，一本正經，臉糊得聖人似的人，也學扭秧歌，跳交響舞了，以前對事情不肯熱心作，助學運動中他們分得了頂繁重的印刷工作，後來，全體出動到街頭去募捐。……

▲▲▲ 關於「溪流」

溪流社是個壁報社，原誕生於西南山城的聯大南院女生宿舍裏。南院是個有點古怪的地方，儘管新校舍（校本部）悠長的被那兒民主牆上擁擠擠的壁報和紅紅綠綠的張貼攪動得沸騰起來，這兒却一直是個發遺忘在蒼涼裏的角落。然而，年青的心是不甘於沉默的，更何況現實又在叩着年青人良心的門：於是溪流社就產生了。

到北平之後，在女同學會學術部主編的壁報「女同學」創刊之前，「溪流」是女同學們唯一的園地；而現在，它依然是女同學間唯一的「民營」壁報。因此，它注意女同學本身問題及一般婦女生活的報導。

▲▲工學院新詩社

我們的人數不多，大部的工作以朗誦為主，為了使實踐的工作得到理論上的幫助，我們也開過幾次討論會。

在反內戰的運動中，我們開始喊了出來，我們參加過平十幾個詩團體舉行的「詩人節」晚會，在助學運動中，大部社員也擔任過宣傳，約章等工作，我們的成績可能是微薄的，但是，本着「詩」的力量的確信，我們還有勇氣再學習下去。

▲▲工學院野草社

記得是在勝利的凱歌中，我們從荒蕪的工學院萌芽了，至今雖只兩年的歷史，但在這短短的兩年裏却有着三個不同的階段：

最初我們是嫩弱得可憐，我們沒有大的勇氣，更沒有大的力量來衝破這座死寂的工院。只有等着它一天天的蛻變，而當時正值慘勝不久，人們得到的只是失望和傷感。我們這幾棵孤獨的野草就只能藉着我們的「野草」（每月一期的油印刊物）互相慰藉。所以在野草裏充分暴露了我們懦弱；那時它裏面，有因「希望已成妄想」而發的慨歌，有為風花雪月而放的酸氣，是的，我們當時只認定了一條路——純文藝，為藝術而藝術！

隨着時代的厄運，工院也遭到了幾多磨難，工院的同學在一切的事情上漸漸的表現了他們的敏感和團結。生活

的磨練開始使我們變得粗獷起來。記得是在一年多以前，工院的壁報盛極一時，我們野草社也參加了壁報，除去每月出刊油印刊物外更出了壁報。這苦難的現實和時代的激流把工院很多的同學沖積在一起，他們敢正視現實了。不再感傷的玩弄風花雪月了。我們慢的站起來，面向着「大衆文藝」的路走去。

幾次風暴，「東單事件，反內戰反飢餓」——我們是生存在戰鬥的年代！我們須要戰鬥！

我們不會寫作，但是我們願意學習。野草就是我們學習寫作的刊物，這是由我們自己學作自己撰寫，自己油印，裝訂後，自己來讀它，嚴刻的批判它，改善它的。雖然至今它還是稚嫩得可笑，但是因為它是由苦難中產生延續和成長起來的緣故；同時也就是由於它而能使我們這一輩，從完全陌生，生疏而熟練起來。

▲▲初生之犢

介紹北星體育會

我們

一羣「快樂家」

運動，唱歌，玩耍，

吹風落雨都不怕！

看哪

藍天有雲霞

大地開滿花

朋友們
來吧！

這支歌，描繪出一個朝氣蓬勃的團體——北星體育會。以「追求健康的，活潑的，自由的集體生活」為宗旨，號召着北大數千愛好與不愛好體育的同學，跟這「死也不肯運動」的傳統風氣鬥爭，我們要北大動起來，變得年青而且活潑……最初成員僅祇三十五人。

在一個頂頂壞的天氣，陰沉，北風怒號，飛沙走石的星期日，我們開始了第二次集體活動——旅行農學院。這是一個值得記憶的日子，氣溫在零下十三度，三十幾個青年奔馳在北方的平原上，在強勁的風裏挑着，笑着。

春天，北星舉辦了一次歐羅巴旅行，參加的同學有一百三十餘人，歡樂的戶外生活把大家融冷了，這次旅行給北星增加了四十幾位新會友。

「五四」時北星担任的工作是白天的球賽和晚上的營火會。一向冷寂的北大運動場那天是那樣活躍擁擠，各種球隊以及各式操高叫入雲的啦啦隊給這個節目帶來歡樂與溫暖。晚上的營火會使北星的會友們忙得焦頭爛額，但盛滿是空前的，它第一次把北方農村樸實的藝術——秧歌舞介紹給這古老的文化城。

「反內戰，反饋餉」運動來到的時候，北星底同學全體參加了工作，宣傳隊，糾察隊，聯絡股都有着他們尤其是糾察隊，那是以北星為骨幹組織起來的。在最近的招生考試和助學運動中，北星也獨力承擔了兩件繁重工作；攻

生膳團和助學球賽。

北星是擁有兩個極出色的球隊；綠翠籃球隊會遠征清華轉戰城內各處，以勇猛無比在北大首屈一指；籃球隊則以老吃敗仗著名，但從不氣餒，向來「愈輸愈勇」。此外北星在暑期組織了游泳隊，擁有隊員三十人，每星期去中海兩次，為北大唯一的游泳隊伍。

一年來，北星體育會在冷漠的北大多少喚起了一點生氣。從成立的時候起，它就以清算北大「老邁死沉」的空氣做工作的重心。

▲▲ 大一歌詠團

大一歌詠團是寒假中由大一同學自治會公開徵求大一同學自由報名參加組織起來的。

在成立會上曾為爭論過唱什麼歌的問題。有的主張唱那些「藝術性較高」的東西，像「哈里路亞」之類；而另一些人則主張選擇反映現實的歌曲來唱。爭論終於解決了，大家決定唱一些表現着廣大人民的願望和感情的，能為廣大人民了解的歌曲。

開始每週兩次的練習，唱着「停止反人民大戰」「農家苦」「光明讚」……四月五日音樂節我們和沙維合唱團聯合主辦了一個晚會。

之後，為了紀念「五四」，我們和沙維決定聯合演唱黃河大合唱，要在短短的三個禮拜中唱出這樣一部作品，包括各種樂器伴奏助誦，對唱，獨唱的練習，我們緊張張

勁奮起來了，北大五四紀念週裏我們唱出過兩次，由於練習時間的不充分，和演唱經驗的不夠，效果不算太好，可是這時期中大家練習的緊張和工作的熱情和兩個歌詠團的融洽合作，確深深的鼓勵了我們每一個人。

緊接着，反俄俄反內戰運動展開了，我們參加了北大宣傳隊「五一八」我們的幾位團員便在西單被打了，流了血可是這機器的打擊只有鍛鍊着我們，我們團結更親密了，此後我們一直是反俄俄反內戰宣傳隊員。

暑假開始我們做了一次新的整頓，有三十位左右新團員參加，選舉新幹事，採用「學習小組」制。

我們全體團員抽籤分組，每組十人有女高音女低音各二人，男高音男低音各三人，選舉組長與幹事會取得聯繫，經常報告本組的工作計劃以及同學們對歌詠團的意見，各小組定期聚會，這樣各人間感情比以前增強了。

助學運動展開，我們參加宣募大隊，成爲一中隊，我們的成績將近一萬，九月一二兩日的助學音樂會我們唱出「游擊隊歌」「凱旋曲」「讚壽郎」及「最後勝利是我們的」。

對於我們的將來，大家正在積極的討論呢！希望在不久我們以更響亮的名字和大家見面。

▲▲ 沙灘合唱團

是這樣的一個團體：以「頌讚光明」爲宗旨，但從未

僅僅孜孜于「頌讚」還更以行動去爭取「光明」，而且爭取得比誰都更熱烈，迫切！

是這樣的一個團體：以提倡新音樂相號召，但在音樂演奏會上，它得到聽衆喝彩底次數並不多，可是在「抗暴運動」「反內戰反飢餓運動」以及「助學運動」中，它從未落過後，要是真的有一位全能的上帝保證：「只要你放下音樂，光明就會到來」，它會毫不猶豫地將音樂棄之如草履！

團員是各院系各年級都有，人數不很多，一向只有六十人左右，但是每個人都意識到它底渺小，所以團結得越堅強！

歷史不長——一年還差一點，但它所完成的工作還非一年的光陰所能衡量，這裏所謂工作當然不僅指對於團員底音樂水準底提高，而是團員底「人」底提高！

對於北大的新人，筆者有幾句老實話：假如你準備加一個團體而不知如何抉擇，那我勸你不妨先來「沙灘」試一試，好在「沙灘」底門坎不高，進來容易，出去也不難，海闊天空，自由自在，但我敢以十對一和你打賭進來你就捨不得離開。不信，你試試看！

▲▲ 工院新聲歌唱團

新聲是在北洋的時期成立起來的。牠的歷史雖不久，但可誇耀的却是在一個八百學生的學校裏，牠竟擁有一百多個熱心的職員。這麼大的比例數是罕見的。牠的成立極自然，最初只有二十餘人。唱些各地的民謠。後來到了全國青年要求和平而掀起了反內戰運動時，爲了配合這偉大的時代，他們開始喊出了反內戰的歌聲，並製作了許多新的歌曲。於是團員激增。當時大家都感覺到有加強組織的必要，便即刻分小組，選幹事，才有了正式的組織。他們的態度非常簡單。那便是「只怕不想唱，不怕不會唱」和「唱自己的歌」。

▲▲ 工院鋤頭劇社

五一八血案之後，一個不太熱的黃昏，舊北洋平部的大禮堂裏坐着一些流着淚的人們，他們一個個懷着悲憤激動的心，在紀念着當時受了傷的民主戰士——邵竹。他們看那活報劇，當邵竹被毆的場面重新在台上逼真地出現時，他們沈痛地哭了。是的，「倒下了一個，站起來了更多。」

演完「民主戰士邵竹」之後，第二天像雨後的春筍，一個「鋤頭劇社」成立了。

「鋤頭」第二部創作，便是「種秧社」是一個諷刺的極端冷酷的活報劇，這戲雖有許多缺點，但終究不失爲一支七首。爲了它，還引起了中央通訊社的一個諷刺性的電話。雖然不曾一針見血，給他們以致命的打擊，但已把那醜惡的景象深深地埋入了人們的心裏。

七月底，我們加入了一「北平市學生劇聯」，並被選爲研究組幹事。八月中旬幫助暑期中學補習班成立了「嘗試劇團」和他們一起學習，互勉共進。同時在消夏晚會上聯合演出了「同病相憐」。此後全體社員加入了助學運動，暫時停止了劇社的工作，現在我們又將協助「嘗試」在四校慶日演出「原野」。並將在北工迎新會上作更進一步的有意義的演劇。

▲▲ 醫學院的社團

第一學期是醫學院最沉寂的時期，沉寂得那麼可怕！多數同學苦啃書本，不問外事，聯誼的活動毫無，除了三年級同學的點滴壁報外，學校裏一個社團也沒有。

日子到底不會白過，在寂寞中知道了寂寞的可怕，反

「一二·卅」抗議美軍暴行……給我們很多的啓示。

第二學期，情形不同了，一股清新的氣流隨着春天的到臨而來了醫學院。這一學期學校裏添了三個壁報社，一個歌詠團，和一個劇藝社，這些團體，我們知道比刺沙灘的同學們是相差得太遠，我們有歌詠團而選拔不出指揮的人，有劇社而難找到導演，壁報的內容和形式都很差，但是我們有幹的勇氣。

現在簡單的對這些團體做一個介紹。

時與潮壁報社是四年級幾個愛好寫作的同學組成的，第二學期一開始時，就以辦新的姿態出現了，每二週出刊一次，是一種綜合性的壁報。

點滴壁報社是三年級幾個同學辦的，它的篇幅雖少，但它一點一滴的工作在醫學院的同學心裏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記得創刊號上它就向同學們響亮地喊出了「內戰打不得」。

「冬青」是二年級同學編輯的。抗暴運動後幾個同學感到有出一個壁報的需要，這股蘊蓄着的力量，到五月就在同學的面前出現了。

「種子」可以說是最後出現的一份壁報了，它是五二〇遊行歸來時由女同學十幾人組成的從此就成了反飢餓反

內戰運動中一支雄壯有力的隊伍。

壁報社的目的若只是出個壁報的話，那也就太狹義了，經常一起討論，一起在民主運動裏工作，一兩檢討，對於每個參加了社團的同學在認識上做人上都提供了許多新的經驗，最重要的，由於漸漸的建立起正確的人生觀和思想方法，彼此坦白的指出錯誤，每個人就感到生活並不是那麼枯燥了。

歌詠團是八九十個愛好歌唱的同學組織成的，「北醫歌詠團」就是它的名稱，上面已經說過，由於缺乏指導的緣故，所以先天就有了缺憾，我們感謝清華一位同學熱心的幫助，他給我們指導過好幾次，我們唱的不好，但「五二〇」運動中曾在四什庫本校，醫院，北大四院都表演過，這次助學音樂晚會，我們也參加了歌詠的大會，一直到現在我們的成就大可憐，但是今天醫學院的氣氛已和過去不同了，沉寂陰鬱都像病竄一樣的被驅走了。

長庚劇藝社是近三十人在五二〇遊行之前不久組成的，在反內戰運動中，他們排演了「凱旋」招待醫院的太太護士和附近的中學同學。最近助學運動，在助學晚會上又演出了自編自導的「義丐武訓」我們希望這學期裡這支小隊伍會更要茁壯起來。

一年大事記

三十五年

十月十日 三十五年度第一學期開學日在第四院舉行開學典禮。

十一月一日 西南聯大校慶紀念日。上午在第四院舉行慶祝會，並有照片展覽，教授演講，詩歌朗誦，和戲劇晚會等。

二十二日 大一同學為討論住宿等問題在第四院舉行全體同學大會。

十二月一日 「一二一」四烈士殉難週年紀念，下午在北樓前舉行紀念儀式，並有照片展覽與詩歌話劇等表演。

十七日 北大成立四十八週年紀念日。

二十四日 先修班同學為要求合理分組而罷課。

二十六日 女同學為東單事件舉行全體大會。

二十九日 午後六時半，北大院系級代表為東單事件

三十日

在北樓禮堂開會，被自稱朝陽中大等校之學生代表多人搗亂，彼等搗毀抗委會，並成立所謂「正義聯合會」同日，北大教授四十餘人為美軍姦污女生案簽名致書司徒大使提出抗議。

「抗議美軍暴行」「要求美軍退出中國」罷課一天，並參加本市大中學學生抗暴大遊行。

同日，向達教授為少數「反罷課」份子包圍並受侮辱，向教授向校方提出辭呈，同學聞訊極感憤慨。

三十一日 史學系全體大會，會後赴校長寓請願挽留向達教授。

三十六年

一月十一日 前校長蔡元培誕辰紀念日。

十三日 四百同學簽名要求陳訓導長辭職。

十七日 東單事件公審。

二十日 文學院院會成立。

二月七日 大一學生自治會成立。

十八日 校方公佈公費同學名單。

二十四日 北大清華十三教授聯名對平市軍警當局權

殘人權發表宣言，表示抗議。

二十六日 爲抗議非法逮捕清華王憲鈞同學事件罷課

三日 六日 寒假開始。

十六日 文學院舉辦詩歌朗誦會。

二十七日 經同學要求，教務會議通過上學期三分之二

一學分不及格同學准予留校查看。

二十九日 旅行八達嶺。

四月五日 沙灘，六一，歌詠團舉辦音樂晚會。

九日 新詩社主辦詩歌晚會。

十三日 旅行廣溝橋。

五月一日 科學晚會。

二日 文藝晚會。

三日 歷史晚會。

四日 一五四二十八週年紀念日，晚有篝火會

五日 戲劇晚會。

十六日 北大院系聯合會成立。

十七日 院系級代表大會討論反飢餓反內戰，並通

過訂「六一」爲反內戰日。

十八日 罷課，宣傳隊在西單宣傳時被毆打。

二十日 參加本市大中學反飢餓反內戰大遊行。

二十二日 爲抗議京滬五二〇血案罷課。

二十四日 爲抗議二十二日朝陽血案罷課。

三十一日 院聯會舉辦歌詠戲劇晚會。

六月一日 舉行民主廣場命名典禮，及歡迎受傷同學

，學校周圍佈滿沙包軍警。

華北學聯決定三日不遊行。

二日 舉行爲反內戰而死及內戰中死難的軍民追

悼會。

三日 爲抗議渝蓉漢津穗各地血案罷課二天。

十六日 爲抗議武大六一慘案罷課，舉行追悼大會

，並設置靈堂公祭三烈士。

二十九日 舉行慶祝全國學聯成立大會。

七月五日 開始學年考試。

十五日 舉行開一多先生文物展覽會。

二十五日 教育系主任陶行知先生紀念會的。

八月一日 北洋平部與本校工學院合併

助學委員會成立。

十八日 開始宣傳勸募工作。

九月二十二日 本學期開始上課。

編後感言

要記錄下北大這一年，確實是一件令人興奮的事；但更是一件沈重的工作，特別以這樣狹小的篇幅必須包容豐富的各方面。

很抱歉的：有些來稿，我們割愛了。這里所刊出的幾篇，對原文亦略有刪改。而本校的社團我們也未能一一介紹。但我們深信，同學們會諒解我們。我們是出於不得已的。

有人說，北大這一年是不平凡的。不平凡的造成，固然我們同學主觀的努力。但最主要的，還是由於我們所處的時代。我們正處在新與舊，黑暗與光明，苦難與幸福，民主與獨裁……底生死的鬥爭裏。我們不該也不能超然於這悲壯的鬥爭之外！美國人侮辱我們蹂躪我們，貪官酷吏剝削我們壓迫我們，人民的苦痛和悲慘感動我們，良心責備我們，責任催促我們……我們不是草木，不是羔羊，不是鷹犬。因而我們不能沉默，我們站出來，開始行動了！這一年來，連串的轟轟烈烈的行動，正是北大光輝燦爛的不平凡的表現。

同時，我們沒有忽視了學習。只是學習的方式，除上課外，並不盡如一些教授所願望的：『像我像我坐在圖書館裏，坐在實驗室裏』。我們有讀書會，我們集體研究，試把『社團介紹』和『生活剪影』合起來看，便不難看出一個輪廓——我們怎樣在蛻變，怎樣選擇了道路，怎樣結合起來。我們是怎樣生活着和進步着的。

我們可以驕傲。驕傲的不在我們這一年有了貢獻，而在我們今後仍不斷的努力，同學們以汗以血增加了這小冊的份量和重量。無疑的，這一冊北大同學底血與汗的紀錄，將是中國歷史裏重要的一章。

52
11164
91

(一九四七年十月十二日出版)

..... \$ 5 0 0 0